

第六卷

漢紀

宣帝

成帝

第七卷

成帝

平帝

元帝

凡四十一年

庚申至庚子

哀帝

凡二十二年

辛丑至壬戌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六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凡四十一年



申庚

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祠后土

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

質實

后土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

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夫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及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

不用其謀陳見惴誠則上不然而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
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故虎肅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
嗟蟬蠅出以陰明而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
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
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
徵自至壽考無疆離世哉上頗仰屈伸若彭祖啣嘔呼吸如
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上頗仰屈伸若彭祖啣嘔呼吸如
兆尹張敞亦勸上片遠方士游心
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今故改元神爵神爵大如鶉爵色有五采金馬碧雞之
神顏師古曰金形如馬碧形似雞其神祠在益州金馬
坊杜甫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干將注見唐玄宗
天實六載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王良執靶靶轡也王良即郵無恤又曰郵良春秋晉之
善御者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王良之用轡韓哀附與
文選注韓哀亦古之善御者附以輔其車與未詳根據
尚當考之八極淮南子曰八絃之外有八極東北曰工

山之極東曰東極之山東南曰皮母之極南曰南極之
山西南曰編駒之極西曰西極之山西北曰不周之極
北曰北極之山絺綌葛布也精曰絺粗曰綌貂狐貂鼠
屬而大黃黑色出于零國以皮為裘故曰貂裘狐妖獸
記玉藻篇君衣狐白裘謂集狐腋之白毛為裘美而難
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蟋蟀埃秋喻
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詩傳曰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
九月在堂故曰埃秋喻蟋蟀出以陰蟪通作蟋詩傳曰
蟪行似蝓也書洪範曰休徵肅時雨若人時暘若哲時
煥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彭祖姓錢名鏗堯舜時人至
殷商之時已七百餘歲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僑松
注見昭帝質實益州注見後主建
元平元年

書法

書遺諫大夫何病帝也雖病帝也亦病褒也帝
遣之則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神祠帝之

惑也而諫大夫何職焉不能諫則亦已矣而又為之
持節求之以是為不職故病之也然則趙使蘭相如
非事則削其官此則曷為以諫大夫書書諫大夫所
以見遣者行者之胥失也自帝立此祠至建始二年

而一罷永始三年而復復並成一

帝世主之卓然不惑者鮮矣
發明祠祀神僊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為踵而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求非所求失尤甚矣故顯書以譏之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上願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思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

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戒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集覽**期會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簿書**期會記周會猶言程限簿書即簿籍文書俗何以不若成康史十餘年不用壽何以不若高宗通鑑外紀武丁殷之賢王也號為高宗在位五十有九年而崩注不具壽年俗吏得任子弟任保也父兄保任為**正誤**俗吏得任子弟任保也父兄保任為**實實**一統志云王吉也任平聲任子弟之任去聲用之**書法**帝也網目書謝病歸一而已宣帝之世書諫大病以病免實也謝病歸託也書諫大夫謝病歸大病

夫三夏侯王褒王吉一非所使一
謝病歸當時之設是官也亦具文矣

發明 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
言之意為可知前書遣諫大夫求碧雞之神已

失其職此書諫大夫謝病
歸則其為中興之累多矣

先零羗楊王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羗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
斬千餘級於是羗侯楊王等怨怒皆畔攻城邑殺長吏
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
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
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羗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
集覽 車重亦車也
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羗
度 度 喻與遙同
質實 先零 西羗種名注見元康四年
度計料也 金城 郡名注見武帝元符二年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羗羗多

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
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
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
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
騎候四望陘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羗虜
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
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充
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
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開豪靡當兒使
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即留
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
明白自別毋取并威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
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徽其疲劇乃擊
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
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
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

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
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
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
罕開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
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
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
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
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
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育
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
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
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
為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
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
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
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
以為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開解仇常欲先赴罕開之

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
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寔多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
已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
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
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
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
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
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
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
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
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
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懷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會得
進兵璽書其子印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
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
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

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
性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
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羅
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羅百萬斛乃得
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羗人致敢
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
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
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
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稊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
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
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
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
浚溝源治湟陘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人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
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
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
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

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兵之善者故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
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
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狀羗兵
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
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
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
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
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
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
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
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
河西罕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
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者謂今冬那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
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
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
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
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遂在來春故曰兵
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
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
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
度虜且必无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
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
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
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
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
空如是絲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
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營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
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
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
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
得五千餘人詔罷**集覽**三校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
兵獨充國留屯田**守杜四望**陘中守
防杜絕也四望地名也山峭而夾水曰陘罕開豪罕開
作罕音牽皆西羗種漢武滅之置罕開縣屬天水郡
罕豪名靡忘罕豪名雕庫徽其疲劇乃擊之武帝元朔
六年徵極而取之即此**鞍瘡**鞍音軍手足凍裂也瘡抹
王反中寒瘡竅也至先零所在先零之俗行國隨畜牧
移徙故曰至其在所便文自營顏師古曰為取文墨之
便而自為營衛也即利與病即則也利病猶言利害繡
衣百官表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指出討奸猾治
大獄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耿中丞司農中丞耿壽昌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若毫
釐繆以千里東方朔傳化民對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案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

之別記也陳遜齊閑覽曰歐陽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
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惟今易無
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及見王充論衡注乃易
緯文求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與頽說小異廟勝之
田後書耿弇傳淮陰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注
謀兵於廟而勝敵也公羊傳襄十九年大夫以君命出
進退在大夫也注引老子云將軍有廟勝之策者謂未
行時先謀於廟授之斧鉞令有勝功授之斧鉞之後明
即自專之義裁其可否故是其宜也臨菑地理志金城
有臨菑縣浩壘金城有浩壘縣孟康曰浩壘音合門水
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顏師古曰浩壘音浩門浩
水名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焉今俗呼閤門河
蓋疾言訛傳耳水解漕下解舉蟹反判也漕下以水運
材木而下也鮮水鮮音僊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
焉北流注徐吾案徐吾水在朔方郡北田事出賦人二
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者班與之也各千
就草各發一千騎就草畜牧並田作並猶言俱也離霜
露離與罹同遭也左傳襄二十八年跋涉山川蒙犯霜
露注蒙犯嚴霜宿露之氣也瘰墮因寒瘰而墮落其指
也伸威千里從挑席上過師孔子家語王言鮮明王之

以張敞為京兆尹

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社席
之上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
謂折衝千里之外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
財則民悅矣此之謂還師社席之上貶重貶損威重也
媮得媮與媮通苟且也中質實一統志云辛武賢臨人
即將印印名也充國子湟水注見宣帝元康四
年浩壘本河名在臨洮府金縣南二十里一名閤門河
源出馬寒山峽中流經縣東入黃河漢義渠安國將騎
備羗築城于此因名浩壘城鮮水在陝西行都指揮使
司城西北四十里源出擺通川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山
北一名合黎水流入亦集乃界金城郡注
見武帝元朔二年湟中注見元康四年

書法

書法元元年順帝永建六年獻帝建安元年十四年

後主建興四年十二年延熹四年梁辛酉年陳庚辰
年唐高祖武德六年書營田一唐憲宗元和七年書
罷屯田二安帝永初元年曹魏甲申年書罷營
田一五代壬子年鄭吉田車師不書屯不與焉

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游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傳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右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自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羗兵起敞以羗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助堯不能去民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先囚執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賦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有邊役民夫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非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年父子相

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至為盜賊吏不能禁故曰不便時亦以轉輸集覽金布令甲顏師古曰金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府庫金錢布帛事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者前帝第一令也離飢寒離與雁同質實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膠東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書法

於是書鳳皇四而書赦者三矣書甘露始此綱目書甘露降二是年光武中元元年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
○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羗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趙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餓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入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羗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

服矣將軍即見宣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斬楊王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

集覽

定計遺脫計度其所遺得脫之人靡忘等自詭必得靡忘羗豪名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此四千人

必可得歸漢振旅杜預曰振旅尊者在後穀梁傳在前尊者在後入曰振旅尊者在後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釋云治兵振旅皆云習戰者周禮仲秋教治兵仲春教振旅出入勿賤雖殊同是教戰之法也又一說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所善浩星賜浩星復姓也名賜與充國相厚善破羗破羗將軍辛武賢疆弩疆弩將軍許延壽即見句絕謂朝見時不以餘命言不惜餘殘之命卒死是一句卒讀曰猝也忽

書法

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羗而

之武賢請先擊罕羗充國則請降以威信先零既走充國徐行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也田以待其敝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靡忘竟斬楊王以降真所謂萬全之師矣特書振旅而還所以深嘉充國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發明

前書罷兵也田此書振旅而還則見西羗之平非窮追極討之功明矣充國之為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

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

初寬饒為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隸使市買寬饒案舊令揖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以病者拊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讖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

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
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
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
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集覽 蓋寬饒蓋姓也
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集覽 廣韻注古蓋反
字書作都案舊令揖句絕案據舊時律令止揖而不拜
刺舉 刺七賜反訊也舉劾也禮秋官司刺注刺殺也三
訊罪定則殺之任中書官本作任中書官官故下文云
以刑餘為周召以刑餘為周召官官刀鋸之餘也今以
官官居周公召公之位故云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易
傳易周易也傳解說經義者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
謂之傳執金吾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又一說注見光武
建武十二年許史許廣漢史高皆有外戚之恩金張金
目碑張安世皆託在近狎
實實 蓋寬饒魏郡人
多仇少與仇怨與黨也鄭昌泰山剛人
書法 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其不書下之吏何
甚寬饒也曷為甚之寬饒謂刑餘為周召可也

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罪亦
專在上也故趙韓揚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剄綱目之
權衡 審矣

匈奴虛問權渠單于死握衍胸鞬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揮
不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虛問權渠單于始立黠顯渠閼氏閼氏即與右賢
王屠耆堂私通單于死閼氏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單
于虛問權渠子措侯柵旣不得立亡歸妻父為禪幕日
逐王先賢揮素與握衍胸鞬有隙即率其衆降漢使人
至渠黎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
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
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
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
聞漢之號令
集覽 屠耆堂右賢王之名也屠耆注見隋
班西域矣
即名屠耆堂者胸音劬鞬丁奚反稽侯柵後為呼韓邪
單于也稽古奚反柵音冊烏禪幕西域小國禪音蟬日

逐王史炤曰即如休屠王渾邪王之稱先賢揮日逐王名揮音纏中西域而立幕府正義曰中竹仲反幕府注見秦王政**正誤**中西域而立幕府今按中如字孟子中三年莫府**質實**烏孫西域國名注而天下見武帝元符元年

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

初翁歸靡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復尚主詔下其議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重絕故業許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泥靡自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自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無堅約令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少主不止繇投將興**集覽**重絕故業重難也業事也已然曰業天子從之故業謂先嘗以公主嫁烏孫今難絕也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質實高平縣名注見武帝建武元年

定郡憲謚曰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群闔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闔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覽長休告休沐注見昭帝始元四年賜告注見武帝建元六年方春未可熱本傳作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用暑用因也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集覽

侵漁言培克其民若漁獵然

書法勸廉也帝於是年成帝綏和二年光武建武二十六年丁亥年晉而益小吏者二是年成帝綏和二年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孝弟不得舍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劾貴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

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日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

令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當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

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

不敢爭郡中歎然傳相勸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集覽賣偶車馬下里偽物偶車馬者喪祭所用之儀也下里偽物者下賤鄉里假偽之物也賣此等者皆自以無用

而棄之市道也案史記漢武帝本紀以木耦馬代駒索隱曰耦一作偶音寓孟康曰寓寄龍形於木姚察云寓

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春秋鄉射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皆使大學生

詳見禮記射義都試類師古曰總閱試習武備也期會類師古曰猶言程限移病注見昭帝元鳳元年移病卧

然歛許及反歛氣也**質實**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高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

年肉袒注見平帝本始二年

四年春二月赦

亦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也

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

年

質實

潁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集覽

秩中二千石注見地節二

冬十月鳳凰集杜陵

質實

杜陵注見本始三年

○河南太守嚴延年

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

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

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餘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

不賢智其母**集覽**陰鷙酷烈鷙脂利反擊也凡鳥之勇獸之

嚴酷也**會論**府上論音倫議法也會集諸囚於府而論殺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殺獸也伯猶言長府丞義義

府丞之名也失其姓行蝗行下孟反巡行捕蝗也中傷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報囚論囚曰報說文云當罪人

也顧乘顧**質實**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術胸鞮單于暴雷好殺伐國中不附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術胸鞮握術胸鞮敗走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握術胸鞮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

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韓延壽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韓邪呼韓邪敗走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韓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擊車犁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犁屠耆西擊車犁又敗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卒引師而還君子之曰春秋晉士甸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干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

集覽呼韓邪邪音耶又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臣時遮反右奧鍵與音郁鞬居言反晉士甸帥師侵齊士甸春秋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是為宣子甸古害反事在襄十九年

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泣

稟犧內史屬官有稟犧令丞尉稟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

集覽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太子太傅

附益漢書音義曰謂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

書法以罪左遷之辭三左遷某為某官無罪之辭也某人左遷薄乎云爾之

辭也

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

丑乙

單于

呼韓邪藁屠者屯兵屠者自將擊之兵敗自殺車犁亦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

惲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即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即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以主上為戲語忤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詆惡言大逆不道詔免為庶人

集覽

山即官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此云山者財用之所出名

云質實 楊惲華陰人敬之子

書法

免例有三凡書某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者有罪者也書免某官下某獄免徵下獄免皆無罪

丙寅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也者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發明

魏丙之卒皆書爵與景武以來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

質實

陳萬年沛郡相人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張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

丞對時臣敬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鵲雀者問
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啟舍來乃止臣啟非
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
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
亡實傾搖懈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讓畔異路道
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事先天下固未
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
敵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
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檢式毋得擅為
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
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敬指意霸甚慙時史
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
尉官罷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
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
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
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覽 鵲雀漢書注顏師古曰鵲音芬本作鵲雀大而色青
出羗中今俗謂鵲鷄者是耕者讓畔五帝本紀舜耕

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正義曰韓子曆云農相侵掠舜
往耕期年耕者皆讓畔也為一輩先上殿有以上文四
事對者別自作一等先升殿也指歸句絕猶言旨趣也
澆淳散樸澆堅死反薄也酒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
漓薄也樸匹角反木質也割之則散先天下先去聲凡
出於人挽先為之曰先下先行同軼於京師軼與溢通
也**正誤** 畏丞相指歸舍法令今按指字句絕歸字屬下
但言風俗淳厚者澆薄質朴者解散解
音蟹偽聲軼於京師今按軼超過也

三月減天下口錢 **考異** 據昭帝元平元年書減口
賦錢此條口字下漏賦字
書法 自高帝始立口賦法人六十三一年至昭帝
減口賦錢什三元平元年於是又減民賦益輕
矣六十本
或作二十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質實** 西河郡名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北地郡名注
見秦王政三年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
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
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書法

志恤民也書常平倉始此終綱目書置常平三
是年齊丙子年魏隋仁壽四年書修一唐玄宗

開元二年書罷宰相書義倉者一陳乙巳年隋
曆五年罷歸宰相書義倉者一陳乙巳年隋

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
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
以賸昧語言見廢內壞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烹羊魚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鳥其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襃低印頓足起
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
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
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
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外此人所致章下廷
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
者皆免官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
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
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
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罪死猶將宥之况罪不
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愆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
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
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集覽 賸昧賸與闇暗
云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
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
生水立秋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屬金
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

立秋後初庚為未伏故曰三伏。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索隱曰：周時無伏，秦德公始作伏祠。臧注見平帝元始五年。酒後耳熱，言酒力酣暢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日遊處，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忽然不自知其樂。又杜甫詩：酒酣耳熱忘頭白，要皆本憚之語。呼鳥鳥，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拊髀，而呼鳥鳥，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田彼南山，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燕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治平聲。種一頃，豆喻百官也。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倉困，落而為箕。箕豆莖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楚昭王奉金幣聘孔子，孔子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箕，賢人竄兮，將待時。蓋司隸司隸校尉蓋寬饒，韓馮翊之愬蕭，愬告也。馮翊太守韓延壽案校蕭望之在馮翊時，放散粟，議官錢事在元年。

書法 憚免為庶人矣。書故平通侯。何廢不以罪也。而殺之甚矣。

發明 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其官猶曰：當任職之時，云爾。至於楊憚，已免為庶人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庶人。

可知免猶不予，而况於殺之乎？此宣帝之所以雜霸。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書法 夷也。書所都何郅支強也。及韓邪朝漢而郅支徙去，單于庭至七千里，則事漢之効矣。是故都單于庭，書徙居堅。

昆書所以勸即華也。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

楊憚之誅，公卿奏敞憚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祭舜按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告，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關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

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請公車上。

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集覽 掾祭舜，祭舜姓，名賊捕掾也。姓。

角蓋綱目卷六

立春行冤獄使者出會適遇也行去聲案行也言此事
適遇使者出使部刺史也律立春後不行刑故遣使
者案行冤獄袍鼓數起袍音桴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
衆數頻也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案隨使者請公車本
作即裝謂即便裝嚴治行李也公車令注見文帝三年
正誤 緣絮舜今按漢書註絮女居切又音如竟致其死
書張敞傳云云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告舜
曰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
云云與上文竟致其死事世二年信都國
死事一句隔越不屬**質實** 世二年信都國

書法

復以為之例有四有改過之辭有免張敞官復以
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書曰免張敞官復以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燕從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
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

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
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
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幸上由是疏太子
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
子起於微細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
忍也久之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
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
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
所以不能復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之小人不為先王之道
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
儒而不立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
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
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
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
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
若夫五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
誠心果正身果脩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

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
玉砥砢之不可同年而語也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
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矣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誤乎
廣漢兄弟砢砢讀與武夫同謂石之次王者

集覽

上少依許氏少去聲微時娶許廣漢女因依倚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匈奴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求
助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
馬上戰鬥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所有今
兄弟爭國不在弟則在兄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
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
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
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
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郵支亦遣子入侍

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烏孫

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

烏孫狂王暴惡失衆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殺
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帝遣
謁者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於小
昆彌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

書法

自漢初始為算賦人百二十其後又有口錢口
錢曾再減矣昭帝元平元年五鳳三年而算賦
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帝而
又減算四十民力益寬矣建始二年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

贊賞

珠厓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營

平侯趙充國卒

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
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薨諡曰壯

匈奴款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
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
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
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
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
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
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
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
外欲教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
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故
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
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集覽 款五原塞應劭曰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
曰款寬也請除去守塞之人自保其不為寇害也
五原塞注見武帝太初三年願奉國珍奉父勇反獻也
國珍其國中所產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旦朝賀
羈縻之誼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要
如馬牛之受羈縻也要荒之君禹貢蔡氏傳曰要荒皆

夷狄也要服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
縻之而已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孫
奕示兒編曰陸氏
音要一遙反非是

午庚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
裳金璽盤綬玉具劍佩方矢祭戟安車鞍馬金錢衣被
錦繡縠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還登
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
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
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一月遣歸國發邊郡士
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
諸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
諸國近匈奴**集覽** 盤綬通作綬草名以染綬亦諸侯
者咸尊漢矣王制晉官品令曰三公綠綬亦諸侯
具劍佩七制作玉具鐔衛佩刀解云標首鐔衛畫用玉
為之鐔音淫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佩刀所佩之
刀也祭戰戰有衣曰祭漢制假祭戰以代斧鉞崔豹古
今注曰祭戰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以赤黑繒為衣又

畫功臣於麒麟閣

元帝竟寧元年
哀帝元壽二年

書法

三年始書來朝於是百六十五年矣信哉無百年之運也自是終西漢之世書單于來朝四十年黃龍元年

受降城

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是也

安息

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戰注見周顯王三十一年長平坂前書音義曰在涇水
上夾道陳夾道之兩旁陳列光祿塞初武帝使光祿徐

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

質實

一統志云長

城障列亭至戶响為塞因名光祿

府涇陽縣西南五十里漢武上甘泉經此有壘盤而覆

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必秦

故獄處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

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澆之遂消

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

是也

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

是也

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

是也

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

是也

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

是也

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鳳凰集新蔡

質實

一統志云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

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劉宋屬新蔡郡南齊置北新蔡縣

東魏置蔡州北齊為廣寧郡隋初為舒州及廣寧縣尋改

汝北縣大業初州廢縣復舊名唐屬蔡州宋因之金屬息

州元省入息州國朝初復置改屬汝寧府

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至二百餘人不得稱為太平矣鳳皇

質實

一統志云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漢未央宮之左

書法

何以書錄功臣也終綱目書畫功臣三

帝永平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鴻都文學靈

帝光初六年十八學士唐高

祖武帝四年則不復書之矣

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

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

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

故爭言祥瑞以修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敬

所論鴟雀觀之亦可見矣

書法

發明

於是凡六書矣綱目書鳳皇七而昭帝一書宣帝六書自是終綱目無聞焉帝之世果盛矣哉宣帝世鳳皇來集至是凡六書矣考之漢史則不止是而又播之詔令不一而足然綱目皆削而不錄至於地震山崩祖廟壞宗廟火日食星孛雨雹殺人之異則備書于冊所以抑祥瑞戒恐懼之意嚴矣居人上者不可不知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何所造三輔黃圖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石為渠以道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論五經異同施讎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異同者謂與經旨合否也平奏

集覽

石渠閣蕭

平謂無所可否上親稱制臨決七制解稱制即制曰是已自臨視其論議而斷決可否梁丘易復姓名賀

字長翁琅邪諸人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易明求其門人始得賀夏侯尚書夏侯復姓大夏侯名勝字長公東

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字長卿勝之從父子也勝以

書受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春秋穀梁復姓名淑一名赤字元始魯人何休曰孔子

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燔書故以春秋之說授孔子夏子夏受穀梁穀梁為經作傳以授孫鄉授申公申

公授江翁其後祭廣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乃擢千秋為郎傳士秦官掌通古今

今按平猶評也博雅訂平也質實一統志云石渠閣在或云去聲平其不平曰平也質實西安府城中漢未央

宮之北蕭何所造以藏入關時所得秦圖書宣帝末藏秘書於此其下礮石為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

書法

書嘉統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

皇孫鰲生考異

當去

皇字

皇孫鰲生

考異

當去

皇字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婦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鶯字太孫常置左右

集覽 子外戚傳曰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三年甲館畫堂館通作觀並去聲甲觀觀名畫堂堂名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畫堂宮殿中彩畫之館

書法 皇孫生不書書鶯生何鶯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鶯生始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皇孫生一而已

烏孫公主來歸

公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待之如公主之制後三歲卒

書法

綱目公主和親書歸三是年唐肅宗乾元二年寧國武宗會昌

三年太和

未辛

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郅支徙居堅昆

郅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使遣騎迎之郅支覺其謀擊破烏孫烏孫丁令堅昆而并之留都

集覽 烏揭西域國名揭丘列反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

丁靈堅昆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人皆赤髮綠睛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集覽 王良閣道天官書注正義曰王

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宮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

之內兵起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

申壬

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解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集覽

綜核七制解相參錯為綜不虛拘為核推亡固存書仲虺文也

有七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今宣帝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到支使遠遁焉故此贊引仲虺誥語云信威北夷信讀曰伸一說謂恩信及威聲並著于北夷侔德殷宗周宣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今宣帝之德可與侔齊也

正誤

信威北夷今按

質實

周堪文安人

書法

武帝之末始書受遺詔於是再見自是歷東漢之世無書者至昭烈之末而復書

帝號尚嚴而篇中書寬恤之政四詔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戾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勿坐謂非惻隱之發乎惜夫信鳳皇感

此網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按元平元年已書宣帝尊上官后曰太皇太后此年再書疑美

書法

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官氏也據下書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宣帝即位嘗尊為太皇太后矣元帝

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

質實

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城東

南一十五里樂游原○赦○三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有廟許后陵亦在焉

異按唐高宗永徽五年書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著高宗薦聚之醜而唐詔謂事同政君據其露三年書皇

孫驚生分注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

錄闕漏○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酉癸

書法

元二年

書嘉恤民也終綱目書以苑賦民三章帝建初元年晉穆帝永和元年燕以園假民一初

○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書法

書救災也書大疫始此綱目書疫十有五而書大者十一秦戊午年宣帝建康元年並疫是年

桓帝延嘉四年靈帝建寧四年熹平二年光和二年五年中平二年後主建興十二年晉甲午年乙未年並大疫惠帝元康六年七年並疫懷帝永嘉六年大疫書救災之政二宣帝元康二年是年而已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

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繁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

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惟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

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

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諛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

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鳥得

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集覽**齊三服官齊國舊有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取女與娶同水衡

張晏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頽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而多故置水

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苑

苑

質實

貢禹琅邪人

發明

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獸馬凡

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威宦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

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集覽** 戊巳校尉 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

正位惟戊巳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之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

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 **質實** 劉更生即劉向宗正令德之子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傳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頭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頭中人無外

戊甲

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頭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惟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下獄也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

師傳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

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同以奏章出示周堪待詔金馬門

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堪皆以師傳

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

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

可與之有為哉考之前史及參以分注止謂堪更生

繫獄而不及望之今綱目所書則併以望之為下獄

何哉觀恭顯召致廷尉之奏望之固已俱在其中至

史高宣言亦有先驗師傳下獄之語既曰師傳則不

但堪更生明矣或者又謂望之他日特以不肯就獄

之故而死是前此未嘗逮繫也殊不知恭顯初奏既

已併及固無獨免之理特始焉謁者召致切意望之

是時猶可隱忍至後來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

其弟故決意自裁爾况恭顯併奏元帝既可其請正

使果不下獄是亦下獄之人也綱目所書夫豈過哉

故特詳而辯之

隴西地震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敗城郭屋室壓殺人

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

立子騫為皇太子

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

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更任治煩亂材輕非師

傳之器上欲以為

發明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

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

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

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

日自殺盡削其官也

○關東饑○秋七月地復震

書法

復者何異之也先是書地震多矣未有一歲再震者十三是年安帝永初四年元嘉二年靈帝光和元年順帝永和二年三年桓帝元嘉二年靈帝光和元年獻帝初平四年興平元年而一月再震者二桓

帝興平元年
帝建和三年獻
帝興平元年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

殺以宦者石頭為中書令

考異

射石頭自宣帝時久典樞

機竊考前漢刑臣與政恭頭為罪之魁此書石頭

為中書令而前不書弘恭為中書令亦是闕漏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頭許史皆側月更
上器重蕭望之不巳欲倚以為相恭頭許史皆側月更
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頭以
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頭疑其更生

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

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

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

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頭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

奏頭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
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頭等
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
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塚終帝之後世是歲恭死遂以
頭為中書令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悟也夫
恭頭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
恭頭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
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
誅恭頭絕得其免冠謝而巳如此則姦臣安所
懲乎是使恭頭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書法

自其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
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然則望之何以不
書爵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
矣賜爵固不足書也弘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
何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
不能罪顯又以為為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
所以深病帝也

發明

望之自殺不言其故元帝之繆固無可言者若
夫以宦者而令中書則其禍博矣揭而書之所
以著漢業衰微之本

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
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大
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
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
湖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

亥乙

般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岷南不過蠻荆北不
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與兵速攻貪外虛內
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
賊並起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
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
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悄悄之
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徃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
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
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
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
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校尉十一人
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
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
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集覽

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南暨聲教書禹貢孔氏

傳曰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也漸子庶
反朔南北方也蔡氏傳曰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
故言有淺深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
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
鄭玄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
馬流沙孔穎達曰流沙當是西境之北最遠者也而地志
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記當在居延縣西大遠矣志言
非也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
沙沈括曰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
或陷則人馬車馳以百千數無了遺者或謂此即流沙
也案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川過黃河行三十
里始涉沙入党項界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渡白
磧無水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州甘州西始涉磧
又西百里出玉門關西至瓜州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
夏般般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欲與與讀曰預下不
欲與同江黃史記杞世家注索隱曰江黃二國並嬴姓
也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汝南弋陽縣括
地志云秦時黃都在光州定城氏羗注見光武建武十
二年蠻荆周本紀秦伯亡如荆蠻正義曰楚滅越吳地

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荆故通號吳越之
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朔方注見武帝
元朔二年越蒙氏重九譯而獻越蒙南方遠國名在交
趾之南周成王時重九譯而來獻白雉重九譯注見武
帝元狩元年駱越注見文帝元年駱役惰惰詩澤破篇
中心惰惰注惰惰猶悒悒也惰烏玄反保元元戰國策
子元注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
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
云元元猶言隅隅也正誤惰惰今按悒悒憂也惰當如
可足愛貌未安其說正誤惰惰今按悒悒憂也惰當如
節之管實一統志云江春秋時國名漢改為陽安縣屬
縣西南一十里黃古黃子國名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
漢屬汝南江夏二郡三國魏省入故城在汝寧府定城
廢縣西一十二里賈指
之洛陽人誼之曾孫

夏救○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

質實甘泉宮注見文帝三年建章宣注見武帝太初元年○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

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猛堪弟
質實
張猛城固人

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質實
祠后土注見武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集覽
周子南君武

南君以
質實
一統志云承休漢之縣名元帝所置屬河

後省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東
○三月帝如雍祠五時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罷鹽

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
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一
經者皆復省刑罰
七十餘事禹尋卒

匈奴郅支單于殺使者西走康居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
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

送之貢禹匡衡以為郅支鄉化未醇所至絕遠宜令使
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郅支殺之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為
烏孫所困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數怨烏

孫遂引兵西衆塞道死餘三千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
甚尊敬之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擊烏孫至赤谷

城烏孫西邊空虛
集覽
赤谷城烏孫大
質實
康居西域

武帝元朔三年
匡衡
東海承人

永光元年春郊泰時

寅戊

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閔東困
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

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
集覽
鄭衛之樂
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漢書卷六十五

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也注趨數音促速正義曰鄭衛之音即靡靡之樂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樂器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聞水中作此樂因听而寫之既還為晉平公鼓之師曠曰亡國之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鄭玄曰濮水之上地名桑間在濮陽南以界乎鄭衛

質實

薛廣德沛國相人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即從官

書法

終綱目奉敦朴二是年順帝陽加元年

三月赦○雨雪隕霜殺桑○秋上酎祭宗廟

考異

按年號例曰正

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注云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不用此年書上必傳錄之誤

集覽

上酎是掌上

獻也耐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駭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書法

以災害也於是始書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

槐里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刘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周文開基崇推讓之
 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下
 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
 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氣致祥乖氣致異
 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
 進今邪正雜糅忠諛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諛
 懇轉相是非非所以榮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
 為黨徃徃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
 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始知孰任而災異數
 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
 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也原其所以由諛邪並進也
 諛邪之所與進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
 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諛
 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邪進則衆賢退
 群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
 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幾踰時而反用賢未幾
 三旬而退二府奏伎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
 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伎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
 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

不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漢志言於
 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兩宿井則風
 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初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
 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
 此但率風雨者為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
 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遠東至角西
 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井黃道為九行
 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
 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
 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
 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之從星則入于箕則多風月
 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入于箕則多風月
 以見所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風雨也民不
 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
 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者非所以徇民矣
 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而從星者非所以徇民矣

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五皇極 皇建

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星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指人

之所躬行言動皆可以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為民之標準脩八政於下而法度

政事皆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導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上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子駿以為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

謂欽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敷言者乃箕子

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

也黨不公反倍奔側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已私之

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已私之

見於事也反側已私之變於父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

之所以為教者五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之

京師城門屯兵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言豐前為司隸

校尉時於春夏繫治人也百官表云司隸校尉職掌徒

隸捕巫蠱 **質實** 一統志云諸葛豐琅邪人槐里漢初縣

郡治所後廢之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

南一十里即犬丘城也其西域名小槐里

書法 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

帝也

待詔賈捐之棄市

待詔賈捐之棄市

賈捐之與揚興善捐之數短石頭以故不得官希復進

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

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速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

北之復短頭與曰頭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

矣即共為薦頭奏稱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

守京兆尹頭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頭治之捐之

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髡鉗為城旦司馬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指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集**

覽言君蘭為句君蘭揚興字指之謂我若得朝見時即

鹿復姓風俗通云五鹿衛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此

後因為氏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真大者非文致

太平之謂士則不隔者謂賢士之路開無隔塞之患也

列子黃帝篇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史記秦本紀

自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質實**五鹿充宗

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二年春二月赦○以帝玄成為丞相○三月朔日食○夏

六月赦

書法赦必書不悉書自元帝始其自元帝始何不勝

再赦惠帝在位七年書赦一呂太后八年不書赦文

帝七年始書赦兄二十三年書赦三景帝十六年書

赦六武帝五十四年書赦一十八昭帝十三年書赦

七宣帝二十五年書大赦一書赦八凡書赦九而為

合而考之秦皇呂后不論莫踈於文帝其次惠帝

而元帝為最數矣故畧之自是赦無事義者不書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閱

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

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

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

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滄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

卯巳

通鑑綱目卷之六

世宗

所上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
者始然後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由內及外自近
者之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
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傲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
樞也相推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
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
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
道也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荀悅曰夫赦者權時
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
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
襲而不革失宜時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竝起
武帝末年群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
赦之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

集覽

刑猶難使錯注見文帝十三年刑錯

兩邊障士者精稷李奇曰稷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
類師古曰稷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左傳昭十五
年吾見赤黑之稷注稷妖氣也氣惡氣也稷子鵠反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
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
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
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父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
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
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
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
飢饉士馬羸耗夷狄皆輕邊吏之如此怯弱之分屯
數處戰則挫兵病帥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分屯
羌人乘利諸種竝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
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

辰庚

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羗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上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集覽師不久暴劉伯莊曰暴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正誤無慮今按興三年並和史焯曰和胡則反應也集覽註見五代唐明宗長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

質實

一統志云濟陽漢初縣名屬濟陰郡後為

濟陽國於此東漢廢之故城○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

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餘役故也

書法

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元朔五年至帝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初元五年及

巳辛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

夫猛自殺

考異提要猛自殺上有堪卒二字據分注刊本漏也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頭笮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決頭口會堪疾瘠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頭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其咎者矣是時帝以日食召前言日食咎在堪猛者責問之因徵用二公則是帝既知猛矣而又縱顯譖之自殺帝誠何心哉猛不書

前知猛矣而又縱顯譖之自殺帝誠何心哉猛不書

官蒙上文也

發明

望之可知雖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闡可知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黜辱自官引張猛給事中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接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群小在內王德不明必無可為之理雖曰召用果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畧之爾畧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

集覽

宜毀穀梁傳曰作主壞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也老蘇族譜引曰服始於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毀其

廟而不祭矣文公家禮曰易世則改題主而遷遷之注云太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小宗之家高

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喪禮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遷主於墓所不埋夫藏主於墓而

不埋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書法

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後高祖太宗世宗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書法

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五年秋潁川大水

質實

潁川郡名注見○冬十二月毀太

上皇孝惠帝寢廟園

考異

孝惠下本或漏皇字

從帝玄成之議也

午壬

發明

昔魯毀泉臺春秋書之傳者謂先君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夫一臺至微猶謹之若此况祖宗廟園乎如使立之非禮則立之者失爾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所以彰前人之失也故去年書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今年書毀大上皇惠帝寢廟園明年書罷孝文太后寢祠園毀者是則立者非矣特書屢書皆譏之也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至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

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流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刑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詐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集覽**二石文王武王復復上音扶富反而天下定矣又也下音扶目反返也樂成顏師古曰樂音洛已成之業也大察用明大過也詩始國風詩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文公傳曰所謂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禮本冠婚記冠義曰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昏義曰昏禮者禮之本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記冠義曰冠於祚以著代也醴於客位注祚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祚若不醴則醴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醴焉不代父也醴祭也冠禮醴重而醴輕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動靜游燕所親每動靜游燕之間必皆與所親俱者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集覽塞宣房房本作防初河決瓠子隄口而屯氏河絕集覽武帝親臨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館陶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屯氏河在魏郡館陶縣境內屯徒渾反隋誤以屯為毛乃置毛州失之矣清河靈鳴犢口質實史昭曰鳴犢河名在清河郡靈縣鳴犢案清河今恩州是質實志一統

癸未

甲申

宣房宮名在大名府衛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上屯氏河即衛河也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為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大河源發登州府棲霞縣治南東流經福山縣界合清洋河入海清河漢之郡名治武城縣後魏移置清河郡及縣於漢歷城縣北齊移治仍舊後周置具州郡如故隋罷郡以清河縣屬黔州五代晉陞為永清軍宋改為恩州金屬大名府元直隸省部本朝改為縣仍屬東昌府靈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廢之故城在東昌府傳平縣西北三十里鳴犢河在東昌府高唐州南三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靈鳴犢口即此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

集覽

隕石

注見武帝征和四年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

質實

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秋

殺魏郡太守京房

通鑑綱目卷六

漢元皇帝紀卷五

四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
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即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
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端應著未
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
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群
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
石頭顯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
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
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
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
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亂之道也
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
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
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幽厲卜之而覺寤
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
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
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
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

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
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
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
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
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
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懼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
矣房指謂石頭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
不能退頭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
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
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願充宗疾房欲速之建言
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
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
六月中言避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塞涌水為災至七
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且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
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
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
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
死為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
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下母難還臣

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
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
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
與王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謗天子詿誤諸侯王
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
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
房事元帝絕得為即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
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
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
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
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
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集覽焦延壽姓焦名天字延壽
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以孝廉為即以其孝廉舉
之為即也即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豎刀豎音樹刀與貂
通周禮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童豎出入便疾
故使之通命給小事焉顏師古曰豎刀即寺人貂齊
桓公之闈宦也管仲死桓公以豎刀為相桓公病易牙
與豎刀作亂房指京房之指意已論為句論曉也新豐
本京北酈邑也漢高以太上皇思土乃築城寺市里似

豐縣又徙豐民實之號曰新豐括地志云故城在雍州
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後縣廢屬臨潼縣正先
姓名也左傳宋上卿正考父之後草皆持東與王草文
橐也所作求朝之奏草並持向東以與憲王詿誤詿古
賣反亦誤也案景帝詔曰吳正誤奏草皆持東與王
王淖為逆詿誤吏民即此按草字當屬上文奏
字為句蓋以記房所說密語并所作求朝奏草
二者皆持東與王若獨持奏草則不云皆也質實一
志云京房東郡頓丘人焦延壽東郡頓丘人魏郡漢初
所置治鄴縣東漢末冀州徙治鄴魏曹操受封於此後
稱為鄴都晉仍為魏郡屬冀州後趙石虎前燕慕容皝
並都之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改曰司州
北齊武帝又都之改為清都尹後周復改為相州及魏
郡治安陽隋初罷郡為相州大業初復改魏郡唐為相
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為相州屬河北道金陞彰德軍
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為相州屬河北道新豐注
元改彰德路本朝改為彰德府隸河南道
見成帝鴻嘉元年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年
發明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
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為房

言爾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為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質實

陳咸沛郡相人萬年之子

陳咸數毀石頭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接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頭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讎望之矣顯

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速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之則集覽印何累累綬若若衆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印倫追反禮記累累如貫珠綬組也若若長貌顏師古曰印累累綬若若言其兼官據勢也應劭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以上金印中二千石銀印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閏三尺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乃時歸誠時時歸納誠款以取信於上漏盡刻漏法以銅為渴烏狀如鈎曲注水以浮刻漏之箭律歷志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注漏謂銅壺刻謂浮箭進步也財幸財與通淺也猶言僅也謂財近愛幸

正誤

從其言也見漢書賈誼傳註

質實

朱雲魯人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考異

提要閏字上

書法

右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右崩書氏自此始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書法綱目雪不書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爾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則非常矣故書

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冬西

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

單于於康居斬之**質實**一統志云陳湯山陽瑕丘人甘延壽柳邛人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

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

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

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

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

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

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

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

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

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

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

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入朝

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

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

酉乙

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入見將軍

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

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

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楮

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

帛書諸鹵獲**集覽**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先是到支單于

以界得者遣使求侍子元帝遣谷吉送其侍子

至單于庭郅支殺之所以求問谷吉何為而死也今乃

至康居求問者蓋其年康居迎郅支至其國與之合兵

也康居國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劇悍**劇與慄慄

通漢書項羽慄悍史記作慄慄索隱曰慄疾悍勇也或

云慄輕也並匹妙反非凡所見凡常也此非尋常所見

之事**進薄**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

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

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

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

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

薄之者迫與之戰也。鉦鼓，鉦音征，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周禮以金鏡止鼓。注：鏡，尼交反。小鉦也。國植，兵器也。所以敵身，扞目者，鹵或作搯，大楯也。楯，豎尹反。字本作看。被創，創音初，莊反。傷也。徐氏按：此正刀創字。

發明 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法。如此若夫，到之殺漢使者，前已顯書于冊。湯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成丙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豪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支單于，返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大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豪街，蠻夷却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集覽：縣頭豪街，縣掛也。三輔黃圖云：豪街在長安府南門內。晉灼曰：豪街舊有。

蠻夷，即若今鴻臚館掩骼埋胔。記月令：孟春文鄭氏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之者，不以死氣迎生氣也。骼，江百反。胔，才賜反。

書法 書與甘延壽袞擊，何不矯制累延壽也。樓蘭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質實：藍田縣名。

注見周赧王四年。霸水，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安陵，注見秦王政七年。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

書法 岸崩爾常事也。何以書壅水逆流，則非常矣。終年而壅涇水者，二年。新莽丙子年。

發明 地宜靜而震，山宜安而崩，水宜順而逆，是皆反常之變也。小人竊柄，君子在野，臣不臣之，應著。

亥丁

矣下逆上之理明矣上天之告戒切矣綱目之書法嚴矣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宗謹怒故盡復之唯郡園廟遂廢集覽寢廟園寢謂陵上寢殿園謂山陵塋域類

師古曰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寢本在宗廟後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為新物不平疾

愈未

書法前書罷上皇孝惠寢園矣又書罷孝文太后寢園矣於是而復則以上體不平故也漢人輕議

宗廟之罪大矣備書譏之

發明既毀之又復之至明年又罷之及成帝繼體又從而復之其毀也以禮不合其復也以體不平

是否得失果安在哉書之者惡之也

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質實濟陽國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子戊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到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

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

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習邊事以

為不可許上問杖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

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隧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

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

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

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

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

梁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

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

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六也邊

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禁黠亡
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
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
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
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
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闕梁障
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
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
于依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集

覽 良家子如淳曰良家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又注見
宣帝甘露三年家人子慕北幕通作漠瓚曰沙土曰

漠應劭曰沙漠之北匈奴南界也即突厥中磧耳塞徵
塞先代反塞之為言隔也徵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為

界晉灼曰西南之微猶東北之塞也亭隧注見武帝征
和四年關梁周禮司關注關界上門也梁水橋也詩造

舟為梁將軍嘉嘉將軍名也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
姓許關氏注見高帝六年

見唐莊宗同光二年遼東郡名注
見秦王政三年陰山注同上年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頭見馮奉世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
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

顯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
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

顯頭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
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因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
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庶繁節儉太子少傅

張譚是也其以少**集覽**野王名也字君質實馮野王
傳為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
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
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
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

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
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與邵通音寔照反周文王子邵公爽之後
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也陌莫白反風俗通曰阡陌田

間道也以視好惡視古示字漢書高祖視項羽無
東意注頽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為示好惡並去聲

臣一統志云召信
九江壽春人

夏封其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其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
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

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
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父之不

決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
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都護延壽副校尉湯

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斬
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

北藩累世稱臣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
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

利也李廣利指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
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

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踰重於宛王殺使者

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自來之日逐

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

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者
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

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
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

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
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進錄前事可也春秋時事

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
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

集覽

召信臣
召姓也

阡陌

劉伯莊

質實

罪之可也權其輕重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期而

已可也權其輕重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期而

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克以功封者

耳如荀悅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集覽出

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集覽出

吏士立便放出所繫之吏士毀重損毀威重也屠三重

城仲馮曰劉向疏本作五重城疑五字誤靡億萬之費

靡讀與靡同散也貳師李廣利也為貳師將軍功德百

之功與德百倍勝之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宣帝時烏孫

昆彌上書言匈奴侵擊唯天子出兵救之漢遂遣常惠

護烏孫兵共擊匈奴後隨昆彌還宣帝以常惠奉使克

獲封為長羅侯鄭吉迎自來之日逐宣帝時鄭吉田於

渠犂神爵二年匈奴乘亂日逐王先賢揮欲來降使人

與鄭吉相聞吉遂發兵迎詣京師上嘉吉功封安遠侯

解縣縣讀曰懸解倒縣之義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

宣帝時莎車國殺漢使者衛候馮奉世矯制發兵進擊

莎車其王自殺宣帝議封奉世蕭望之以其矯制雖有

功不可為後法乃以為光祿大夫今杜欽以事雖已往

五月帝崩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

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

孝宣之集覽廣德韋玄成匡衡

南陽杜衍人延年子也

有害於質實一統志云義成漢初縣名屬沛郡甘延壽

民也受封為侯即此東漢廢之故趾在鳳陽府

霍丘縣北四十里杜欽

書法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別邪正望之堪更事

等再書下獄免而望之猛又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實自帝始綱目備書譏之以見君人之德莫大於明也與斷

復罷諸寢廟園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奉奏可

書法

則祖宗寢園以為親盡宜毀則不當復以為宜復

哉綱目詳書之所所以深罪之也

六月太子驚即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擊鼓殿下自臨軒檻上積銅丸以適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也

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

予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

母者乎以上責請丹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

切戒太子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

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

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

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

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

賜死以示群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

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遠指駙馬都尉安所受

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

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遠我意丹噓唏而

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

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

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

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

為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天世以來三代興廢未

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
 聲色近嚴鼓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
 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
 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物有節文蓋欽翼
 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
 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
 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置酒以
 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集賢鼓
 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集賢鼓
 謂鼓也周禮宗帥執鞀記月令命樂師脩鞀鞀鼓先儒
 謂鼓有柄曰鞀大鞀曰鞀鞀與鞀同又樂記鼓鞀之聲
 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鞀步西反自臨軒檻上噴銅丸以擗鼓鞀之聲則思
 而擗也擗今則擗投也臨近軒檻邊於其上以銅丸墜下
 樓板也檻軒前欄也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墜中
 嚴鼓之節中竹仲反當也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墜中
 器能也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陳惠李微二人皆橫
 門鼓吹也相長大言中山王與太子長大相等立膠東王

故事初景帝立子榮為太子徹為膠東王後廢榮而立
 徹是為武帝青蒲應劭曰以青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
 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綠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
 蔽地也說各不同今兼綠之莫不歸心臣子史丹傳注
 顏師古曰言臣子者謂自託為臣子也仲馮曰臣子宜
 屬下句不當斷之為國生意將為國家別生他意妃匹
 妃讀與配同嚴恪恭謹貌嚴讀曰儼路寢人君所居皆
 曰寢鄭玄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杜預曰路
 寢前殿也朝諸侯群臣之處基楨
 基楨始也楨謂楨榦板築之木也正誤
 中山王與太子游李相長大今按長字上聲顏師古曰
 同處長養以至壯大也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按史丹
 傳臣子下有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一句故仲馮以為宜
 屬下句綱目節去此句而臣子二字一本改作太子豈
 朱子意邪刪質實一統志云
 去二字尤順史冊魯人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
 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質實
 一統志云王鳳元
 城人賀之孫也

書法

書元舅何譏私也王氏之墓始此矣故謹書之

發明

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戚得推

○秋七月葬渭陵

質實

一統志云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二里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頭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丞相御史奏頭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薨道死五鹿充

宗左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

夫譚知頭等穎權擅執從附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

忠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奉奏頭不自陳不

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

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

左廷尊為高陵令然群下多不安

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書法 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未誅之

於漢為失刑矣故書以罪免而削其中書令

終綱目宦官書免二石頭侯覽書

削官三程元振仇士良李敬寔

有星字于營室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

爵關內侯 **集覽** 譚商立根逢時五舅之名平阿侯王譚成

侯王 一統志云安成漢舊縣名屬汝南郡後

逢時 **質實** 省之故城在汝寧府城東南汝水北 ○夏四

月黃霧四塞

詔傳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

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第

發明

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

書法

乃反傳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言其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書法

譚等不書舅象上文也

發明

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

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
繆戾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書法 有者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有也者所未嘗
日相承東行愍帝建興二年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
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
三月並出不
書不與焉

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又罷紫壇偽飾女樂馬石壇之屬皆從匡衡之請也
周顯王四十年為路騶駒龍
孝武帝大明三年騶駒赤色馬也二歲曰駒記
郊特牲曰牲用騶尚
赤也用犢貴誠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集覽

雍五時注見景帝
中六年郊五時陳

寅庚

寶祠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声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
命曰陳寶蘇林曰若石質如石似肝也索隱曰云于案云

語辭也瓚曰殷云案殷声也云足句之辭也陳倉縣有寶
夫人祠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

帝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列異傳云陳倉人
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

腦媚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雉者王得雉者霸乃逐童
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

声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
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括地志云寶雞神祠在漢岐州

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有石雞在陳倉山上葉
縣屬南陽葉君即雉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

一統志云陳寶祠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史記秦文
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

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声
殷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從至衡
之請也

通鑑

卷之五

五五

始親祠南郊減天下賦錢筭四十○以渭城延陵亭部為

初陵渭城縣名注見周顯三十九年咸陽縣注同上年○三月

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口札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李其窈窕不問華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納諛申生蒙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時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声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

弁之作可為寒心雅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

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覽禮一娶九女杜欽傳注陽數一三五七七九九極陽數

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

侯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

媵各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曰禮也凡諸

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曰禮

也十年齊人來媵注異姓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三國

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注莊十九年諸侯娶一國則二國

媵之以姪從注必以姪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

人喜也所以防嫉妬如令重繼嗣也疏解云不相嫉妬共保其子也後徠異態顏師古曰徠古文來字後徠謂後進者態意也支庶有間適之心詩詁正長之子曰適餘

獻納諛申生蒙辜注見高帝十二年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小弁之作韻會下作弁薄干反小弁詩文公傳曰周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白而宜白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諛遂黜申后遂宜白而宜白作此詩以自怨

書法

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恒辭也此其書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兩漢立右異其文者五惠后張氏宣后許氏成后許氏哀后傳氏桓后梁氏皆有故者也詳惠帝四年

夏太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呼韓邪嬖呼衍王二女長曰顓渠閼氏生二子曰且莫車曰囊知牙斯少曰大閼氏生四子曰雕陶莫臯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呼韓邪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年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言貴立賤后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

反下且 藥胥同

集覽

且莫車 且子徐

卯辛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閼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韓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

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 **贊實** 一統志云王商蠡吾大慙恨 人樂昌侯武之子

書法

書訛言何嘉王商也終綱目書訛言三 是年哀帝建平四年新莽已亥年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上欲專委任王 鳳故策免嘉

書法

上欲專任王氏也書策免始此策免之辭有三者有罪之辭也某官某者無罪之辭也某官某有罪策免免者薄乎云爾之辭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書法 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

越雋山崩 **質實** 越雋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

免為庶人 **質實** 樂安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一年午乘郡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 **集覽** 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類師古曰法

有主守盜斷官錢入已也律條賦直十金則至重罪

辰壬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 **集覽** 肥累邑名屬真定古肥子國也

質實 一統志云肥累漢之縣名屬真定國即古之肥子國後廢之故城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南 **未**

詳沿革或疑即毫縣未知是否姑闕之

書法 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矣未有兩地同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詳秦始

皇三十六年而帝居其四 是年陽朔三年鴻嘉二年元延四年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地同月而隕終綱目一而已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氏曰 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書法 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

廢置不出於人主矣終綱目書罷宦官 二 是年靈帝中平六年詔罷諸宦官

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

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諸侯大者乃食

數縣漢吏制其權柄百官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曖昧之瞽說深察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母避嘗字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帝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為光

集覽 申伯之忠周宣王之元舅也鄭玄曰申伯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合羅之弟也安陽侯上官桀武帝時以捕斬重合侯功封安陽侯後事昭帝謀反族誅博陸侯霍光以捕得馬合羅等功封博陸侯其妻顯弒皇后許氏而光不發覺也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乃舍之又谷永上言反除白臯多謀無辜聽曖昧之瞽說不中於道如無目也瞽非謂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之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

倚異 依物曰倚異謂災異也湛溺之意谷永傳注湛溺曰沈書秦誓沈瀝冒色蔡氏傳曰沈瀝溺於酒也

秋桃李實

之愛謂後宮愛幸不周普也母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谷永傳注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谷永為王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言也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建始四年中

正誤 倚異政事今按谷永之意以災異為偏寵無事溺之意今按湛溺女色非謂溺於酒也抗者用力克去之義永正指湛溺女色非謂溺於酒也抗者用力克去之義

解偏駁之愛 今按偏者不周普也駁者質實

質實 一統志云雜而不純固不可偏而亦不可駁也

申伯 河南人周宣王母舅封申築城于謝仲山甫嘗作詩送之詳見詩大雅篇白虎殿在西安府城中漢未央宮內

書法 綱目書三月雪四未有書四月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是年陽朔四年

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諂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可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外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忌之厚弥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方刺史奏事

集覽

刺部

實實

一統志云薛東海鄭人

書法

桃李華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未有書秋桃李實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

河決

大異也終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

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且四萬所

集覽

今難辨明也書禹貢九河蔡氏傳曰爾雅一道九河

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胡蘇六簡繁七鈞盤八禹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繁為

或一地而互為講求九河者甚詳然或非無所依據惟程

氏以九河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證謂今

在其地後為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

於推考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
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為海處向北斜行
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酈道元亦謂九河
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
力為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於分殺水
分而力薄金隄括地志云金隄一質實清河郡名注見
名十里隄在東郡白馬縣東五里帝玄更始二年見
屯氏河注見元帝永康五年靈鳴犢口注同上年九河
已見爾雅今按舊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池縣西北二
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
河在慶雲縣西南簡繁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鈞盤
陵縣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在樂
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
苞淪于海此蓋右世新河而傳以舊名爾今亦湮塞姑
存于此已上說見河間府志東郡注見
光武建武八年金隄注見文帝十二年
以上尊為京兆尹

南山群盜數百人為吏民害詔逐捕殺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選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為京輔都尉行尹
事旬日間盜賊質實一統志云王尊涿郡高陽
清拜京兆尹南山注見文帝三年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嶺南盜所收康
居財物湯生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
湯曰戰克之將國之介牙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鼓鼙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今
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
加惟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
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
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
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
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
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
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

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解湯知鳥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

集覽

惟蓋之報記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

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散惟不棄為埋馬也散蓋不棄為埋狗也士伍注見周報王五十八年歷時歷經歷也

一**時質實**

宗一統志云段會

書法

湯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

効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為可譏矣故特筆書之自是書免為庶人徙燉煌則以鳳死而商惡之也書詔還陳湯長安則以王氏失勢而取育言之也一陳湯也綱目屢書之病漢而已矣

已癸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杜欽為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集覽**竹落落與絡通以竹茂為外蕃而籠絡之內疾

書法

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嘉之綱目書塞河八書其人者延世而已詳文帝

十二年

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唯陛下察焉上於是來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

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

集覽 家吏主倉

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殺飲食壹

受詔如此為句壹猶言初言家吏初受詔便如此

減省搖手不得言法度易觸犯使我不敢輕動

正誤 壹受詔此今按壹與大學壹是同義猶一切也

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相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

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

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鈎庶微細毛舉數事以

塞詔而已集覽奇請他比奇居宜反比毗至反例也奇請謂言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鈎撫鈎致也撫收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右鼻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

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

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

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

之臣是貪一失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

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

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

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

甲午

也見漢書

沛郡鐵官冶鐵飛

質實

沛郡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集覽

詐諉諉况遠反亦詐也

書法

鐵飛何金失性也故通鑑不書
綱目特書之終綱目一書而已

○夏楚國雨雹

質實

楚國注見
景帝三年

大如
芥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集覽

山陽地理志河內山陽縣又
昌邑王被廢國除為山陽郡

括地志云山陽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今

質實

一統志云山
陽漢之郡名

治東緡縣後改為國曹魏廢之故城在兗州

○悉封諸舅

為列侯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

質實

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平阿縣名未詳沿革一統志云曲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

漢初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
十五里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六年平涼府

書法

前序五侯建始元年病漢也此則何以不序
於其事端則餘者畧之可也書悉封諸舅而封

爵之濫甚矣高帝之興也書悉封諸功臣為列
侯今也書悉封諸舅為列侯漢之衰可知也已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
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
傷害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

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
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

避豪彊功著職修威信不廢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
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下賢下

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定尊素行審如
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
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諛賊之口絕欺詐之路

於是復以尊
集覽湖三老公乘興胡縣之三老姓公乘
為徐州刺史名興湖注見武帝征和二年三老注

通鑑綱目卷六十四

見漢王劉邦二年公乘本秦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靖
言庸遠象龔滔天堯典靖本作靜龔本作恭孔氏傳曰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不可用傳致奏文傳讀曰
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節首公砥礪也首始
附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砥節首公砥礪也首始
究反向也御史章御史大夫張忠之奏章觀闕之誅孔
子攝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案王有五門
中門為雉門設兩觀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
一觀飾文深詆矯飾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
文法而深刻詆誣

書法

自置刺史至是八十年總三書黃霸張敞王尊
皆以罪復用者也而以京兆尹為之者二張敞

王尊終西漢
書刺史三

西夷相攻以陳立為牂柯太守討平之

考異 此伐夷狄當
書擊不當書

討與元鼎六年
年討西羌同

夜郎王興鈞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
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

命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
者選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

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滅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
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宜因其

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教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
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

王侯尤不軌者即以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
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

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
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為牂柯太守

立至諭告興與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
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頭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

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 **集覽** 夜郎王興與夜郎王名也
羊勞吏士西夷遂平

鈞町王禹禹鈞町王名也鈞通作句並音劬町音廷顏
師古曰鈞町西南夷種後置縣屬牂柯漏卧侯俞漏
卧侯名也漏卧本西夷國名後置縣屬牂柯選與前書

音義曰選與柔怯也與蠕通律書選蠕觀望索隱曰
選蠕動身欲有進取之狀守尉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
小郡曰尉遠城讀曰藏孫吳將孫武子齊人吳王闔廬

三年春正月楚王暲來朝

以為將吳起衛人先為魯將後去魯歸衛衛文侯以為
 將晉育士注見武帝建元六年選任職任平聲堪也選
 太守之堪任此職者不毛之地莊子窮髮之地注地以
 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
 之地也左傳食土之毛注土施所生之物曰質實一統
 孫吳將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為將西破強
 楚北威齊魯顯名諸侯所著兵書十三篇行於世吳起
 注見秦昭王五十二年陳立蜀郡臨
 印人詳阿郡名注見武帝元光四年

楚孝王囂宣帝子叔父也詔以其素
 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勲為廣戚侯集覽高反質實
 一統志云廣戚漢之縣名屬沛郡晉宋仍舊元
 魏省之故城在徐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

二月捷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質實捷為郡名注見光
 武建武十二年

○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
 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
 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集覽
 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集覽
 洪範五行傳論傳株戀
 反解說洪範正經者

書法齊書求遺書何美也終綱目書求遺書曰是年

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
 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
 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集覽
 多質言為
 人少文飾

通鑑綱目卷六十五
 漢紀六十五
 六十六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
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
有三池磐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
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險阻老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
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
危難罷散所恃以事無用非欽言罰實利賞賜賈市
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罰實利賞賜賈市
其使數年集覽罰實西域國治循鮮城罰居例反為壤
而一至云集覽比為去声此毗至反為其境壤相連比
也縣度之院縣音玄顏師古曰烏耗國西有縣度國去
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縣度者谿谷不通縣繩相引乃
可度酉陽雜俎曰其土人壘石為室接手而飲互相牽
引所謂猿引也淨燥深峻貌字與岫通上七耕反下
乎崩反業已受節業事也已
然曰業謂既已受節而送使

山陽火生石中

質實

山陽國名注見河平二年

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劉向少子
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
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
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分據執
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太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
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
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
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之
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甚親
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廖共主因留國邸上甚親
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
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
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
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
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
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
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異災異災之發為大臣願

酉丁

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外於定陶王建遣之
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
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
天子魯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速定陶
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
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所羅身以憂
死衆庶慙之又鳳知其小婦第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
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第
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
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又他所
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
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
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
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
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
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
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
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
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

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
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
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
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王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
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
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遠闕疑從去之
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
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末制令前刑賞大信
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
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
盡其意加於往以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
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行其策
集覽 未曉大
諭也言未嘗令王鳳之知由周公之謙懼由行也周公
成王之叔父也雖有信諛之聽然管叔蔡叔流言而周
公自知謙退恐懼損穰侯之威損穰侯秦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魏冉封穰侯昭王以穰侯專權乃令出關就封
邑放武安之欲放棄也孝景帝王皇后母弟田蚡武帝
封為武安侯權移人主多受賂遺嘗請考工地益宅上

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謙退定陶共王元帝子名康定陶其封邑也謚曰共共音恭也謂不以細事間介于懷一朝有他猶言恐一旦崩亡也建遣建白於上而遣之于懷推速推通面反排斥之也速去亡年亡著令亡讀曰無著涉慮反書之也明書在條令也亡著令謂舊無此條慎刑闕難知正誤木曉大將軍今有罪可疑而難知者闕而從輕諭王鳳知之質實杜陵人奉世之子合浦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以薛宣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撤皆解印綬去又頻陽多盜宣乃

薛恭本孝者職不辨粟邑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宣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性密靜有思下至財用筆研皆為集覽屬令馮翊郡屬縣之令謂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高陵令楊湛檄陽令謝游頻陽注見秦王政二十一年令薛恭本孝者薛恭頻陽縣令也扶陽郡平陵縣人本縣孝者粟邑僻小邑名曰粟僻在山中而小令尹賞尹賞粟邑之令也換縣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有思思先寺反道德純備質實云一統志謂之思筆研研與硯同筆研謂簿書之事質實東海郊人彭城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栗邑古地名春秋時名彭衙秦置白水縣以南臨白水故名漢為栗邑縣屬左馮翊後又為衙縣地晉省衙縣後魏廢栗邑縣尋析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初罷郡以縣屬同州唐省入奉先縣宋復置屬同州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西安府

戊戌

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考異

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

屬據永始元年書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此

當書以太右從弟音為御史大夫蓋誤漏也

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群弟爭

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

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齊劉向謂陳湯曰今

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

未屬累世象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

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

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

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

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

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

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

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笏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奢者登進忤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

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

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崩外周公之疑

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墳墓

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先氏墳墓

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椽西地中事執不

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

有累郊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

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於

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

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

褒睦外內之姓子孫無疆之計也昭昭甚明惟策田

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惟策田

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言**集覽**五侯

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集覽**王譚

王譚

擊斷自恣

史記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人而微示其象根函函則治反刺入也援近援音來援
引之使得親近也田氏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田常六
鄉注正誤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今按
同注先見屬上文為句為如字言凡物之盛必有
非常之變預先著見
以為其人之微象也

秋關東大水○定陶王康卒

恭謚曰

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質實

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

年十二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夏六月穎川鐵官徒作亂討

平之質實

穎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穎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

事皆伏辜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
集覽謹救句絕謹繁也
是譚音相與不平
書法自武帝增重加官綱目卒大司馬未有不書姓者鳳於是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

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必若譚之無權而後可以書矣

四年夏四月雨雪

書法

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建始四年於是再書大異也其為異柰何鳳死音繼外戚之陰盛也終

子庚

亥

○以王駿為京兆尹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實

一統志云

王駿琅琊阜
虞人吉之子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終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七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凡二十二年
盡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措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集覽
天工不曠書皋陶謨無曠廢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氏傳曰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廢官曠廢厥職天工天之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

二月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

集覽

戲鄉戲水之鄉在新豐東

又戲注見秦

實

一統志云新豐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後魏周隋徙治不一唐武后改為慶山縣

神龍初復為新豐天寶初析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昭應省新豐入焉宋大中祥符間始改曰臨潼以水為名

金元仍舊以擦陽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西○帝始為
安府昌陵注見錢和二年初陵注見建始二年○帝始為
徵行

上始為徵行從期門即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
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關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
平侯者侍中張敖也集覽從期門即從隨行也百官表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集覽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
為即無負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二千石平實實富平縣
帝時更名虎賁即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實實名注見
光武建武五年

武五年

書法

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
已矣故徵行過曲陽侯第不書綱目書徵行三

武帝建元三年是年桓帝元嘉元年
而書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
為相官屬幾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集覽

位特進
為句

廣漢制度曰特進者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
位特進位在車騎上三公下隋百官志曰特進舊位從
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
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

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寅壬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大常宗
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
雷聲故經載高宗雉告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
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
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
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
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伎調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
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
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
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

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以立災變尚集覽傳士行大射禮博士學官掌通古今鄭射畢撤虎侯次諸侯射次卿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射見禮記射義經載高宗雉之異經謂尚書也高宗彤日越有雉蔡氏傳曰彤祭明日又祭之名雉鳴也於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佞調調古諺字質實一統志云承明殿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內鴻嘉初有雉集於此

夏徙郡國豪桀于昌陵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集覽初陵成帝以渭城徙郡國豪桀五千戶于昌陵質實

卯癸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質實杜郵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實渭陵注見建始元年霸陵注見文帝二年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街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刺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諫京兆知商等奢僭不執向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刺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橐請罪商立根皆負斧集覽第中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集覽第宅地孟康曰宅有甲乙次第故謂之第曲陽侯王根也漸臺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將一施之言今欲施行一漸臺藉葱夜反薦也薦籍芻橐以示自賤也質實斧質負背荷也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鉄質

書法

燕王旦嘗書赦弗治矣昭帝始元元年此局為

也終綱目書弗誅二足年五侯壬辰年來太子邵皆

不問後周丁巳年

發明

成帝自繼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矣為其違忤

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矣為論大將軍罪戾也是

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論越制度至

穿城引水借明光宮象白虎殿其僭逼乘輿如此罪

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

夫無罪見戮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况後世

乎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

以興觀五侯有罪赦不誅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也衰

然則漢之亡也非王氏能亡之實成帝自亡之也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

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

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

右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

性尤醜粹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

淖方成在帝後嚙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健

仔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許后

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欲以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

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

覽

樊姬楚莊王夫人也勤政事見列女傳

作

聲披香殿之名薄姓也注見武帝征和元年淖姬

反

質實長信宮注見宣帝地節二年

廣漢鄭躬等作亂

質實東漢為益州刺史治所晉為新都

國宋齊梁為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

陽郡乾元初復為漢州宋仍舊元以雒縣省入本朝因

成都府

四年秋河水溢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
 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
 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
 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
 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

集覽 溢水涌滿也溢滿悶反

處業振贍 令被水災者得所 **質實** 一統志云勃海郡名處而安其業又從而調贍之 **質實** 注見獻帝建安八年

南皮清河郡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平陸縣名注見元延元年九河故迹禹貢九

河謂徒駭太史馮頰覆黼胡蘇簡繁鉤盤禹津是也蔡九峯以簡繁為一河而以其一為河之通流亦未詳是

否今按新舊志所載有禹津枯河自齊河縣經禹城平原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枯河又有鉤盤枯河自德州經德平東北至齊陽縣東北至商河縣境有馬頰雲經海豐縣南入海又齊陽縣東北至商河縣境有馬頰雲經

河說見濟南府古蹟

冬以趙護為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

鄭躬等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至是以護為廣漢太守發郡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平何侯譚薨上悔前廢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 **質實** 成都縣名注見帝玄更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質實** 始二年杜鄴內黃人

書法

非大臣不卒王譚卒何以書為王商起文也於是上悔前廢王譚復以商代其職詔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則帝之加厚王氏益甚矣然則王氏自

鳳以下卒皆不氏此書氏何譚謂之廢非諸舅比書漢卒不書官者一而已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城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

肥乙

辰甲

鬼薪論考異

提要獄字下作論為鬼薪據分註當從提要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嫵其所出微甚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之上先封健仔父
臨為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
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災變此自然之所與也昔
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
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
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
下猶不懼于天不媿于人情感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
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夫人一言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
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
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
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
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
前以照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獄臣等愚
知為朝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士來未
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
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
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
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
懼心精銳銷莫敢盡節忠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
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徒繫
輔共工獄減死集覽魚鳥之瑞同王東觀兵于盟津
一等論為鬼薪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王
取以祭王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
色赤其聲魄云窈窕之女詩註毛氏曰窈窕幽閒也王
肅云善心曰窈窕容曰窕暴治理官暴露其罪而治之
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有虞之聽虞
史燭釋文共讀曰龔共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論為鬼
薪論音倫議法也取薪於山質實劉輔河間人辛慶忌
以給宗廟謂之鬼薪刑質實劉輔河間人辛慶忌

發明

至是成矣上書封趙臨下書獄劉輔則見輔以言得
罪為甚明而成帝戮死諫臣之失亦不可掩夫成帝
惜之况於下之獄而欲殺之乎成帝亡國之證
宣帝時嘗書諫大夫王吉謝病歸君子猶深為
發明

固不足道也詳而書之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質實 一統志云新都漢之縣名屬廣漢郡後置

新都郡晉徙新都郡治雜縣仍屬焉梁置始康郡西魏郡廢隋改新都曰興樂縣後併入成都唐復置新都縣宋元仍舊國朝因改屬成都府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興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六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陽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教爵位益尊節操愈讓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餘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

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集覽** 諸父謂諸伯叔父也慙惡惡女六反亦慙也 **奉博** 奉與之也博朱子

元 **質實**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

書法 太后弟子何舅之子也太后兄弟書舅矣據王鳳王崇等此則曷為不以舅子書書太后弟

之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

發明 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然漢之外戚往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疏屬故

持揭太后弟書之所以譏其非所當封而封且又志篡竊之始也

六月立健仔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內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即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白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

不能盡用然內嘉
其言常嗟嘆之

集覽

昭儀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
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羨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
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立壙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
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
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
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
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
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
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
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立壙彌高宮廟甚
麗發掘必速陛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
及徙昌陵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營起邑居期日迫卒以

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

侈之人又何為哉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
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

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
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

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
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

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

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母有動搖之心其
可成朕惟其難但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

覽石椁之固文帝至霸陵謂群臣曰以此山石為椁用
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葬母於防防魯邑春秋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防在琅邪華縣東南襄十八
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注平陰城

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延陵季子延陵吳地漢
改為昆陵縣晉為昆陵郡今常州是春秋吳王壽夢有

子四人幼曰季札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於是
封於延陵因號延陵季子左傳謂延陵延州來其高可

延陵延州來其高可

隱也史焯釋文曰隱於斯亦高四尺耳胡氏管見曰先儒云隱
擄也平立而手據之第者友順之弟也藏樽藏豕也音才浪反度便房度料
也顏師古曰便房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史記石奮傳便
坐索隱曰別坐處名曰便坐故王者所居正誤處勢高
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處執謂處所地勢敬處勢高
處上聲謂所質實一統志云防古邑名春秋戰國時皆
於防即此故址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之北
延陵李于延陵古郡名周初屬吳越後屬楚秦為會稽
郡地漢因之東漢分屬吳郡初廢郡置常州後改為
晉陵郡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常州後改為
陵郡唐初復為常州後復改晉陵郡五代時屬揚州府
南唐宋仍為常州元陞常州路國朝初改為常州府
直隸京師季子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
樊次餘祭次餘味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
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
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
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
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贊侯質實高帝六年

書法宣帝之世嘗書求高祖功臣子孫矣於是再見
之是故封六世孫喜為贊侯則書是年封未孫熊為
鄭侯則書章帝建初七年終綱目書錄功臣後者六
詳宣帝元
康四年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質實志一統

東萊古萊夷之地春秋為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郕在國
之東故名東萊秦屬齊郡漢始析置東萊郡治掖縣東漢
徙治黃縣晉改東萊國後治於掖劉宋仍改為郡徙治曲
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同治於掖隋初罷郡改
光州為萊州後復為東萊郡唐為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
乾元初復為萊州宋屬京東東路金於州置定海軍元初
廢軍以州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是月晦日食
本朝陞為萊州府改屬山東道

午丙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王氏唯音為修整
數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

考異

提要兩字下有絡
釋未至地滅六字

谷求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
變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上有危
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老亡之言輒上聞
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
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
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
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
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
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
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
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併榜箠瘡於炮烙絕
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
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先必
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標輕無義小人
為私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
共坐沈酒媠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
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
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
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
改作昌陵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饑
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
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
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
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
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
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
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
太后與諸舅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承等使因天變
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
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密勸承去
上使侍御史收承赦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承還
亦解**集覽**星隕如雨春秋莊七年星隕如雨注如也
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左傳星隕如雨

兩與兩偕也沈酒周書泰誓沈酒冒色蔡氏傳曰沈酒
溺於酒也詩沈酒淫夜疏云沈酒飲酒過父若沉浸然
酒然俱醉顏色齊同韓詩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
班謂許皇后班婕妤之家今之後起谷本傳注後起
者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以掖庭獄大為亂班婕妤
注見武帝後元元年音淨穿地為坑班以拘繫人也
仲馮曰言設成陷人如阱耳榜籍瘠於炮烙榜通作榜
劉伯莊音蒲庚反答擊也箠主藥反所以答擊者瘠七
感反痛也史記炮烙之法注列女傳曰紂以膏塗銅柱
下加之炭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姐已笑名曰炮烙
之刑鄒誕生云烙一音閣反除白罪反讀曰燔謂罪之
明白者平反而除免之也平反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標
輕標匹妙反韻會注標身輕便也輕去聲不持重也標
嫚嫚狎嫚侮也靡散天下索隱曰靡音糜費也散猶周
弊也記少儀曰國家靡散注靡散言賦稅亟也庶幾發
讀曰冀望也密摘永令發去摘他歷反秘密摘撥谷永
令便發行回涼州去救過交道廐者勿追交道地名廐
置也置馬以傳驛者謂已過此廐去則勿追交道地名廐
有也星隕如雨今按星隕如雨左傳云與雨偕也非也
救也正誤星隕如雨劉氏曰左傳云與雨偕也非也

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且兩亦非也春秋紀星隕為異
夜中而兩何足紀乎庶幾今按幾只作平聲救過交道
廐者勿追今按當時穀戒所使收谷永之侍御
史如永已過交道廐則勿追非舊有此救也質實涼州
注見唐中宗
景龍二年

書法 記異也書星隕始此終綱目書星隕五是年晉
熙元年其如兩者三是年晉戊子年武帝
太康九年不書隕書如兩者一元延七年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
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蒲舉白談笑大噱時乘
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父
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
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上曰曷不若此此圖何哉對曰沈酒于酒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講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故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
朝東宮太后泣曰帝問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
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遺富平侯且就國上
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
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出為
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

集覽

引滿舉白服度曰

者舉罰之類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上訖奉觴告白盡
不也一說白罰爵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案劉向說
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屏風
障風亦所以隔形者也三禮圖象從廣八尺畫斧今之
屏風則遺象也微子所以告去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
卿士以紂沈酗于酒遂作誥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大
雅所以流連詩大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事大雅則言王
馬有大雅焉注小雅皆言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
之大體也大雅蕩篇式號式誨俾畫作夜箋云周厲王
沈湎于酒醉則號誨用畫日作夜不視政事故召穆
公傷之而作是詩流連者即械撲勉也我王之意

正

誤大雅所以流連也今按大雅詩云文王曰咨也汝殷
商式號式誨俾畫作夜註咨嗟嘆也殷商紂也大雅
詩人設為文王歎紂之言也漢書顏師古注流連言作
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蓋如賈誼可為大息流涕
之意不謂飲酒之人說者以為

質實

一統志云微子紂

流連荒亡失之矣集覽尤謬
遂去之及周武王克商受封於宋以奉湯祀故城在潞
州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又東昌府城東北一十八里
亦有微子城在焉張
放杜陵人安世之子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程方進復以方進為
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印成太后之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以過丞相
御史冊免宣為庶人御史大夫翟方進左遷執金吾丞
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
以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
任勢立威峻女深詆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
平者上以方進所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成帝紀 哀帝三年

机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時也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何木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集覽峻文謂持文法嚴峻深詆謂深刻詆証疆爭爭讀曰諍以奸奸犯非禮也沐日歸休注見昭帝始元四年休沐温室殿在長樂宮正誤以奸忠直今按奸與干通以干中一曰省之後堂質實霍方進汝南上蔡人孔光魯傳以干奸名譽即尚書質實人孔子十三世孫霸之子魯免關内侯陳湯為庶人徙燉煌質實燉煌郡名注見唐莊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邊徙

賜淳于長爵關内侯

上以公卿議封之立長有力焉德之詔以長嘗白罷昌陵下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下質實鉅鹿郡名注見靈詔賜長爵後竟封為定陵侯帝中平元年定陵縣名注見帝玄更始元年

三年春正月朔日食○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按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

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唯陛下距絕此類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氏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之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矣

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乙於其泉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注

以竹為宮天子居漢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

六年注見武帝元鼎四年汾陰睪上雍五時注見景帝中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上言臣能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

日昇天身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徧乘白

鶴而九陔周又郊祀志注晉灼曰道家言治用砂令變

化可鑄為黃金案即此術是也

亂政者殺無赦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十一月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

異按凡例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斬曰殺治臣子

世注見秦二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為豫章郡治所隋改為豫章縣屬洪州大業初復名南昌

昌併入豫章後復改曰南昌宋元仍舊

因之為南昌府治所仍屬焉梅福九江壽春人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其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

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

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

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

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准

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准

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取和從也及山陽徒蘇令之

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

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一統志云南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昌漢舊縣名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
九也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
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
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
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
其儻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贊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
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破石高
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下不納天下之言又加
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者深退間
者愚民上疏多觸不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
朔以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敢引廷爭孝元皇
士之節最結諫臣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
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
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王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
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
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
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
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集覽大臣執陵謂淮南王之
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集覽大臣執陵謂淮南王之
去聲應也山陽徒山陽注見河平二年徒供役者即鐵
官徒索隨和梅福本傳注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劉原
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此下
文所謂與上爭衡也案史記李斯傳陛下致昆山之玉
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昆蛇一名斷疑其靈使在隨州隨縣北
劉向說苑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在隨州隨縣北
乃能去後名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
而有光因號隨珠也和謂和氏璧注見周赧王三十絕二
年以九九見王褒傳注應劭曰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
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
顏師古曰九九粟米二差分九九粟米二差分九九粟米二差分
筭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九九粟米二差分九九粟米二差分

申戊

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仁鳥寫鳳也具臣語可謂具臣矣言止是備數為臣而已三倍春秋春秋一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正誤索隨和今按和去聲山陵崩弛二今三倍此數也當依梅福傳注李奇

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上文云淮南反不敢和從此則索隨和者事正相反

書法

尉不書書故尉錄賢也自是書尉十有四詳唐中宗嗣聖十一年皆賤殺者矣終綱目書上書

四李斯梅福鮑宣賀琛寶融曹操單于南詔上書不與焉書上疏一康澄書獻策一王通

發明

一尉上書亦出於憤懣憂國之故爾特書不報所以見棄言之實也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祠后土○夏

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奏梁王立罪寢不治

梁王立驕恣犯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請誅谷求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

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閭門之

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汙讎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

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

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

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為宗室刷汙亂之耻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集覽相禹梁之相名禹中書之言詩由是寢而不治牆有茨篇中書之言言言也

注中書之言謂宮中所謂成淫昏之語言之於君醜也韓詩云中書中夜為淫僻之言文公傳曰中書謂舍之

交積材木也舊說以為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承於宣姜故衛人刺之言其閨中之事醜惡不可言猥傳

致之猥濫也傳致注見河平二年汙讎汙去聲穢也莫結反或音秣塗染也王少而父同產梁王年少於姑

而姑與其父同所生長年齒不倫比及長大則又與姑之年齒不相等倫足以致妖麗妖治麗豔之女梁國

足可招致之勿治上也正誤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赦之而弗問其事為上倫今按父同產三字即謂

姑也下文又云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長字當屬上句
父同產長四字正與王少二字相對猶言王少姑長也

書法

燕王旦書赦勿治昭帝始元元年此其書寢何
以為梁王立之罪徒有司奏之云爾未知其定

有罪也故未有書有司奏者於是特書有
司奏不書赦書寢書寢不治予意之厚也

以何武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
見思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敬
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
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羨惡已見二千石

集覽

行部行去聲巡行所部郡
縣而有所按察也已為句

質實

何武成都
耶縣人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

帝自即位至是二十一年書日食者十乙未已
後三歲連食又自乙巳至今五歲連食而是歲

乃食於三朝帝之世何日青之
數哉外戚女寵之陰過盛故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書法

前書無雲而雷武帝征和四年非雷也此書無
雲而雷實雷也綱目書雷必冬雷記異也此四

月雷常事爾何以書無雲而雷上而流星則非常矣
故書終綱目書雷十詳惠帝五年書流星三詳昭帝

元平元年書星如雨四永始二年是年
晉戊午年武帝太康九年帝居其二焉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群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
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

物則咎徵著郵奴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治變
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
書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死

困街巷臣妾之家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
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求所以

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
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七

群小媒黷燕飲修後官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
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而
吏不卹與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
比年郡國傷於水災未麥不收宜損當稅之時而有司
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
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勸
耕桑毋奪民時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
列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教周公戒成
王母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
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
之无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
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天文難終以相曉願賜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報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集覽

時序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叙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故曰
時也郵與尤同過也君行狂則恒雨僭則恒暘豫則恒煖
也郵與尤同過也君行狂則恒雨僭則恒暘豫則恒煖
急則恒寒蒙則恒風比天所以明其過徵舒崔杼之亂
春秋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齊崔

不終昭帝崩昌邑王即位而行淫亂遂廢之而立宣帝
天之間音閑願於清淨無德而就有德清燕之
之亂今按谷永之意以成帝與群小媒黷輕身獨出飲
食臣妾之家故引二事為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姬皆棄其和服以戲於朝又飲酒於夏氏公
謂行父曰徵舒夏姬子也似女音汝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射而殺之齊崔杼取棠公之妻莊公通焉驟
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杼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
軍

正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懇
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上以上為吏
之所發上由是廢
之而用其弟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
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
從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自臨問之親
拜林下禹少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為黃門郎禹以
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
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禹第辟左
右親為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不
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
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
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
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也新孝小生
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
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可
能巨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
與事君為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
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

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
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以因直輯之**集覽**平陵肥牛亭地在縣西禹以年老故請此地

之道尸位素餐尸主素空也餐吞食也謂雖主此位而

德不稱官空食祿也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箋云

彼君子者仕有功乃貴受祿楚辭九辯竊慕詩人之遺

風子願託志乎素餐龍逢比干**正誤**尸位今按

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忠諫死**正誤**尸位今按

之尸謂居其位而不**質實**河內郡後省之故城在懷慶

府城東南六十里張禹受封為安昌侯即此平陵漢之

縣名屬京兆郡三國魏改為始平縣晉置始平郡領之

後魏省郡以縣屬扶風郡唐改縣為金城縣至德初置
興平軍尋改為興平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
西安府**曲陽**秦之縣名漢屬九江郡後省之故城在鳳
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
元年朱雲魯人徙居平陵

書法

此其書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

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得罪非所罪而

罪也終綱目因事書令八朱雲董宣周紆王奐李雲

張巡薛景仙羅貫皆美之也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

書得罪侯君集上書下某獄下書既而釋之唐太宗

貞觀十四年皆釋無罪之辭也田承嗣上書討下

書既而釋之代宗大曆十二年釋有罪之辭也

發明 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

之氣鬱伊于下故小臣憤懣出位而言爾綱目特書

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所以著其欲加罪者出於本心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之意也嗚

侍中尋復出之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徵張放入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

來其能默辱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許商師丹

班伯為侍中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六政俱使論指

於公卿上亦稍厭遊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富平 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伍年**天水** 郡名

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師丹** 琅琊東武人

左將軍辛慶忌卒

慶忌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丘康居遣

子貢獻**考異** 謹按凡例於臣子曰誅於夷狄君非臣子曰

斬曰殺此殺烏孫太子當書斬或書殺此誤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

為小昆彌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

人刺殺之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柘

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漢遣中郎將段

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

留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

戊庚

誅作

以未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之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
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
賜爵關內侯責大祿大監以雌律靡見殺狀奪金印紫
綬更與銅墨末振將弟卑爰寔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
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
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
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
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
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
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
屯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
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護吏至其國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遣子
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
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
子絕勿復使以彰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新通重致
速人終羈集覽番丘名也番音盤摯婁烏孫中地名太
索不絕集覽祿大監皆烏孫官名銅墨縣名長六百
石以上並銅印墨綬卑爰寔其弟之名寔音致候司
讀曰同偵候探伺也兩省省視也重致遠人言遠人之

難致也

正誤

重致遠人今按言以

賞實

段會宗天

書法

書誅何討弒君也擄新莽癸酉年蒲昌効小昆
彌使者曰大昆彌君也弒君者其父誅太子何

弒逆之罪雖易世不可
追也綱目之法嚴矣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
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

攝提大角從參集覽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前年有星孛
至辰殆必亡矣

角者天王帝廷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謂攝提
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晉灼曰句之謂如鼎之

句曲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占其明
盛黃潤則天下大同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占其

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恐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也星
孛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星孛經從參宿

而至于辰星也參益州分蜀漢之地是已天官書參為
白虎三星真是也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爰事

亥辛

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衡下三星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主斬艾也辰星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質實**之列鵝村一名鴻象即隴山之南首故彌隴蜀又名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遇大雪開泮望見成都**岐山**在鳳陽府岐山縣東北一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岍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地俗名鳳凰堆**三川**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三十里原本一流而為三入於高川平

書法蜀漢漢業所起也前書健為地震山崩壅江三日逆流矣河平三年於是又書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逆流異也竭又甚焉是故書江水竭而西漢之亡決矣書汝水竭而南燕之亡決矣晉安帝義熙四年

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網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集覽**校獵校謂以木相貫穿為闌手搏之親臨觀焉**集覽**校獵校謂以木相貫穿為闌父曰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亦競逐獸也**褒斜**常昭曰漢中郡有褒斜谷斜余遮反括地志云褒斜二谷名褒在漢中郡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里西此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即此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自漢中郡西此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瓚曰褒斜二水名斜水源出褒城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溝洫志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長楊宮在扶風盩厔縣館**秦漢遊獵之所**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扶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其中垂楊數畝因以名宮射熊館在長楊宮中武帝嘗至此遊獵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上林作賦納諫楊雄亦作長楊賦**手搏之搏**伯各**質實**一統反以手擊物也釋名云長楊賦**手搏之搏**伯各**質實**一統**褒斜**二谷名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即此**南山**注

見文帝三年弘農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漢中郡名
注見周赧王四年長楊宮在西安府整屋縣南三十里
本秦離宮漢因之射熊館在西安
府整屋縣南三十里長楊宮內

書法

書讖也終綱目書獵十三詳武帝元
鼎五年書田三詳周顯王十四年

發明

成帝繼統至是二十三載觀綱目所書如星隕
雨雹水旱地震之類災異紛紛在漢世為特甚

然未聞有所謂恐懼修省之意今此以上書山崩江竭
下書校獵長楊則帝之應天若此是以末年榮惑守
心之變綱目亦削而不書以著其忽天之實
嗚呼天且忽之他何畏哉其得沒身幸矣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
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
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
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
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傳太后隨王來
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

子至

自結為長父計皆勸帝以為嗣帝
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集覽

盡從傳相中尉
從去聲隨行也

曰傳曰相曰中尉盡皆從王來朝對曰令為句謂案律
令言之傳太后定陶王祖母姓傳昭儀趙皇后女弟

隕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
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親信也歲餘病滿三月上
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書法

大司農未有書免者此其書何罪永也曷為
罪之末黨王氏以是為可免也故特書之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
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
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
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
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廷議立
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質實

中山國名注
見周威烈王

五

二十三年定陶國名
注見秦二世二年

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

一統志云孔吉魯人孔子十三世孫承休縣名注見元帝初元五年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

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

司空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未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根為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

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謚曰

匈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

漢遣夏侯潘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振郡生奇材木箭竿驚羽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為上

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宜此

書獻此地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那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

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

太原太守單于以狀聞報曰藩擅稱詔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漢地直張掖郡顏師古曰斗絕也謂匈奴有地斗曲入於漢界之中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當也言其地

當張掖也箭竿竿與筭通音程鷺與就通匈奴傳作就羽注就大鵬也其羽可為箭翎溫偶駱匈奴

之號也駱音塗穹廬顏師古曰旃帳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廬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

上以太子既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傳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祖母傳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若定陶國郡不得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思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集覽**奉太宗後禮王后無嗣則擇建支子得至太子家以繼大宗近思錄曰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大宗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又注見後主延熙十七年小宗有後大宗之義

馬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嬀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嬀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健仔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就國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就國以珍寶重遺立立因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戒口上愈疑速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皇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持節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上不忍致法遣就國上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皆歸故郡方進亦素與長交報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免二十餘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

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
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
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集覽應音靡許后之姊名
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請車騎求車騎之官
四父譚音商根父正誤罪遣就國王立嗣子融安得從
人皆莽之伯叔父長求官所請車騎乃車馬也故長又以珍寶重遺之
四父而輔政今按四父謂鳳音商根皆莽諸父也王譚
倨不事鳳而音卑恭如子故鳳薦音代已後譚卒上悔
前廢之及音卒遂以譚第商代商卒以根代根免乃及
莽譚實未嘗輔政

書法於是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不書書自殺
有罪書上書淳于長有罪則許后之所以自殺者著
矣故雖廢不以罪不書故后書廢后據梁庚申年魏
殺乙弗氏稱故后

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
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
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捷為郡於水濱得古落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
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
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
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舉
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
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於養人也為其俎
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
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於刑也刑法刑法輕是舍所
重而急所輕也教化之所助非所以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也太平也帝以助治也
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循其本也孔子
表未作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
曰有視聽不仁如禮何而仁如樂何樂不仁之心非
已有人而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如樂何樂不仁者所

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
 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祇益趣之於虛偽之域
 不若不為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
 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負三千人歲餘復如
 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
 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此三
 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負以隆美觀成帝
 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
 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哉。○向
 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
 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集覽
 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興辟雍設庠序雍與靡通記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
 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立四學并其
 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
 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辟雍唯天子
 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太
 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
 曰辟雍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土制紀天子
 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羅璧識遺曰竊謂天子

靡非學也辟君靡也詩靈臺篇言辟靡而其中述鳥
 獸昆虫各得其所鼓鐘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

中文有聲言鎬京辟靡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
 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輒下為下字一本

誤作正誤傳正作不願師古註持者扶持佐助也質

實 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未卒事不書書未作而罷何惜之也書立辟雍
 始此終綱目書立辟雍五年是年光武中元元年

晉成帝成和六年趙咸康五年張駿齊丙
 寅年元魏書未而免罷五詳漢初丁酉年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寅甲

時英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
 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即資麗善為星言人臣宜當之
 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

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
 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司馬公曰晏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成帝紀

十一

嬰有言天命不恒小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

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為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

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楚惑守心天官書楚惑感南方火王夏曰丙丁禮失罰出

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予

屬正義曰居其宿曰守謂楚惑感罰出而居守於心宿

賁麗善為星即官稱也賁麗姓名善能推占星曆賁音

肥上尊酒如淳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為

中尊粟米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

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繫

於米也養牛牢養之牛肥牛也記曲禮曰諸侯以肥牛

注肥養於條也條養牲宮也楚昭宋景猶不肯為楚昭

王時有雲如鳥赤烏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

身乎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

益宋景公時楚惑守心宋之分野公憂之

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也

書法於是楚惑守心帝召方進賜冊責讓方進即日

自殺上秘之禮賜異於他相其不書自殺何病

漢也病之則曷為書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
諱焉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誣也目著其跡網著其心
而後世有所考矣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

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

言而崩民間譸譌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

糾治問皇帝起若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

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

矣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

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

集覽

於邑與鳴邑

邑並音遏合

書法

於是民間譸譌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

莽於民間譸譌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

不以疑似加人也賀善贊曰成帝之篇天地震殿中

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替矣宜

以孔光為丞相

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太后詔罷泰時汾陰祠復南北郊

書法 罷泰時汾陰祠則書太后詔此其不書何帝治命也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發明 三月書帝崩四月書太子欣即位則是曠月無君也考之前史自丙戌至丙午蓋亦再閱旬矣

况去春已正儲極中外晏安又非倉卒無嗣之比奚為淹留若此意者王氏擅朝政柄有屬是以詔罷泰

時復南北郊綱目特揭太后書之于中以見權之所在爾夫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國嗣未立而太后所以一婦人舉行其典不急於置君而急於祠祀是尚得為知本乎漢室至是蓋已亡而未滅爾又何待於新莽之篡而後見哉噫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質實**

志云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一十五里初帝起○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傳太后剛暴長

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歆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

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歆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

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

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統一統而稱引亡秦註誤
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
歌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

八年 **實實** 定陶國名注見

書法 自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元康元年始開端矣
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帝之皇共王所以皇

傳太后皇
丁后也

五月立皇后傳氏

傳太后從弟
晏之子也

書法 書立某氏為皇后恒也此其書皇后傳氏何傳
氏晏女也晏共皇太后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

異其文異其文
者異其事也

尊定陶太后傳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封丁明傳晏皆為列侯

考異 據凡例封拜親戚書其屬則
此當書封傳太后從弟晏丁

六月罷樂府官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
主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
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
別為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
樂有以相變豪富

集覽 濫沔字與沈酒通
注見永始二年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為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
父前業秀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
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其叙諸子分為九
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
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
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
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
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

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
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
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
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
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
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
舛如此方之董相豈集覽帝詔領校秘書經傳向先受成
直什百之相遠哉帝詔領校秘書經傳向先受成
帝令秀卒終此事輯畧諸書之總要六藝藝文志曰六
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
明體明白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
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帝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
原類爾雅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學者用功於
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諸子詳見藝文志詩賦見
同上兵書見同上術數占卜之書方技醫藥之書六經
之支流餘齋額師古曰齋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
流衣之末裔也折中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
注引離騷經九章令五帝以折中注王師叔云折中正
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
當也中無明音漢書貢禹傳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

重華乃此中字類師古並音竹仲反禮失而求諸野類
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外求之亦將有所獲墨氏
二本墨氏謂墨家者流二本謂不得其正見儉之利因
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妾婦之道景春曰
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注
謂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遊說之徒或左或右如婦人
之態方之董相方比董仲舒也仲舒推明正誤墨氏二
孔氏抑出百家其所著皆明經術之意本今按
二本義見孟子集註謂其父母無異於路人是二本矣
無二今墨子兼愛視其父母無異於路人是二本矣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質實河間國名注見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好母太后薨
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
陌貧者無立錘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
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
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期限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書法

未卒事不書書不果行之何惜之也辭終綱目書不果行之辭

十一詔限民名田是年魏作考課法後主建興十五年晉立考課法戊子年齊議鑄錢唐午年魏主戒嚴北討魏主戒嚴西討梁丁未年唐郭子儀統諸道兵肅宗上元元年皆惜之也魏議復肉刑後主建興五年唐詔幸涼州高宗總章二年太后詔發兵擊生羗中宗嗣聖五年周主自將救晉州辛亥年皆幸之也書不果一後周壬子年不行一唐德宗貞元十八年書未行而罷免五詳漢初丁酉年書既而罷之六年詳新莽辛巳年書尋罷之四詳唐中宗景龍四年書不至三詳明帝永平四年

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人誹謗訛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

小吏俸

書法

書禁淫巧也綱目書禁淫巧四章帝建初二年省冰統方空穀戊戌年晉詔母得獻異服

唐文宗太和三年禁織麗布帛○書出宮人始此終綱目書出宮人九是年殤帝延平元年齊丁卯年魏主宋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年玄宗開元二年代宗大曆十四年德宗初憲宗元和四年敬宗寶曆二年文帝初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

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

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學問有特進給事中朝朔望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衆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漢紀六十五 光武皇帝紀第五十五

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太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且遣歸象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知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

集覽 中黃門與服志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尋復進用焉

實實 傳喜

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人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况為庶人

集覽

然聘娶無忌憚也

書法

之辭書之丁傳用而王氏廢雖微有罪亦罷免

矣以無罪之辭書之以為是帝意也

發明

哀帝初政奮然罷逐王氏或就第或就國或黜

人無以愈於王氏故也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無光間者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蟬蛻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疆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初態諸保何乳母并言悲辭之託財而勿聽免強位誠皇天之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

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今汝穎漂涌並為

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開絕松路拔進英儻致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朝廷亡人則為**集覽**凡氣在日旁如半環向日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集覽**凡氣在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在日旁直射為珥珥音耳或作虹或作蠅讀曰齧春秋演孔圖曰斗之精失度則蠅見態主惑於毀譽中孚經曰蠅之比無德以色親鄭玄曰蠅那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集覽**以日視以近日私竊視陛下之志操不可始初保阿乳母保護阿依乳哺之母無疆所惡身之經絡血脉流通而不壅塞也**汝穎**正義曰括地志云汝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一名猛山流至豫州鄆城縣穎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名穎山**皇甫卿士**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卿之事者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正誤**竊以日視今按日幽王后褒姒寵之故慶盛位**正誤**乃日月之日上云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無光故云竊以日色視之知陛下志操衰於始初也**集覽**無疆所惡今按惡字去聲

言無令所可惡之人疆盛也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則所惡為姦惡可知**集覽**便以惡為惡人而不音去聲則非

質實一統志云**汝穎**二水名汝水源出汝寧府信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天目山下東流入境經汝陽上

蔡新蔡西平等縣入淮穎水源出河南府登封縣東二十里陽乾山下流入鈞州界按穎水有三源此為左

源出少室山為中源出少室南溪為右源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而

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

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以息左右遊波寬

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

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故

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

隄則西泛趙魏趙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
水尚有所遊盪時至魏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
無害稍築宮宅連郭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
隄防重民居其間此皆前步速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
都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
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
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曰若如此敗壞城
堤執不能速泛濫葦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
郭田廬豕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崩地陷
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
性此乃其大功所造何足言也今頻年治河之費以業所
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
徙之民且以古聖之法制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
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地使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
者然亦救敗術也難禁制榮陽漕渠足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
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

土木今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
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澆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
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集覽

使道 魏郡白馬縣西魏郡史記魏世家以魏封畢萬卞偃
在魏郡白馬縣西魏郡史記魏世家以魏封畢萬卞偃
曰魏大名也故漢置大名府河再西三東溝洫志賈讓
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
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
東北百餘里河東之西界蔡氏傳曰地至龍門在馮翊夏
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蔡氏傳曰地至龍門在馮翊夏
陽縣西北今龍門縣北其西門縣額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
在今秦川龍門縣北其西門縣額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
流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里而不得上龍門水懸
船而行兩旁有山龜魚俱集其下而不得上龍門水懸
龍門伊闕辟開通也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析底柱
析鑿破也禹貢注底柱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析底柱

析底柱

水中若柱然在西魏之界蔡氏傳曰底柱石在大河中

流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括地志云禹鑿此山三道河

水故曰三門在破石縣東北黃河中破石破剖之也

禹貢注碣石海畔也蔡氏傳曰地志碣石在北平郡

驪城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鄴道元曰驪城枕

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

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

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分殺水怒

注見建始四年分殺水力淇口地名在淇水之口案淇

水出河內郡共北山東去黎陽入河一曰水出隆慮縣

西山冀州渠首渠之總頭在冀

州倍薄倍讀曰陪倍之令厚

道也如禹貢九河既道之道增

卑倍薄今按倍如字倍加也

九年黎陽漢之縣名屬魏郡晉省後魏置黎陽郡及黎

州隋初州郡皆廢尋復置黎州大業初州廢以縣屬汲

州唐復置黎州貞觀中州廢以黎屬衛州五代晉置瀋

州宋改為通利軍熙寧初改為黎陽縣屬衛州政和初

以黎陽州瀋川軍尋改平川軍金改通州後復為瀋州元

瀋縣仍屬大名府魏郡漢初所置治元城縣東漢分魏

郡為東西部置都尉魏置陽平郡晉因之劉宋嘗置東

陽平郡前燕於此置貴鄉郡尋省後周置魏州隋改州

為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貞觀初置都督

府龍朔初改為冀州咸亨中復為魏州天寶初改為魏

郡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乾元初復為魏州號曰天

惟軍五代唐陞為東京興唐府尋改鄴郡晉改廣晉府

漢改大名府周復改天雄軍宋初因之慶曆初陞為北

京大名府治元城金為大名府直隸京師又改安武軍元為大

名路國朝改為大名府直隸京師又改安武軍元為大

二年龍門山名在平陽府河南府陝州城東四十里黃

鑿通黃河處砥柱山名在河南府陝州城東四十里黃

河中禹貢導河東至于砥柱即石形似柱故名山有三

門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故謂之

三門集津碣石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冀州注見秦二

世二年信都國淇口淇水之口也源出陳慶府濟源縣

西八十里王屋山東自天壇避秦溝出焉

引汎南入黃河榮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何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歸沈鄉侯國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君改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說朱子嘗辯其非不必援以為說

孔光何武奏送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群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不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

宗之胡氏曰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理則違魯是以為孝乎

正誤 高有功德則宗之今按胡氏本程子說朱子嘗辯其非不必援以為說

集覽

法毀之次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高有功德則

詔還陳湯長安

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允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為

集覽

沈鄉在琅邪郡不讓猶言固辭也相隨屬下句失中中去聲當也繼體索隱曰謂非創業之主而是適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

議即耿育上書寬訟陳湯曰湯為聖漢揚威雪耻卒以無罪老去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接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諛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泉

詔還陳湯長安

俊禽敵之臣獨有一湯反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
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
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
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折衝之臣有衝突為害者能折挫之詩絲篇予曰有禦
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戰國策蘇秦曰千丈之城拔之
擗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在席之上文中子曰折衝樽
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復為郅支遺虜所

笑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擊匈奴
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成帝永始二年湯為王商所譖
免為庶人今耿育故云然**臧俊**仲馮曰臧善闔也故曰
臧俊猶言臧將也史炤通鑑釋文曰臧謂斬其首而掛
之俊謂敵之魁率也左傳得俊曰克

卯乙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集覽**隕石
于北地

實北地本秦秋義渠戎國秦置北地郡屬雍州今寧州
涇州慶陽府皆北地地也隕石注見武帝征和四年
實北地郡名注見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
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
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按永光
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
下詔曰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趙
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
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窮竟議正法於
是免新城侯欽等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
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
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
能持國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聖賢仁孝之德
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乃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
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
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
然各隨指阿從以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
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許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

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之所深痛
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集覽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產之子男子忠忠男子
之名也失其姓褒廣將順見人有善則獎飾而宣播之

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產之子男子忠忠男子
之名也失其姓褒廣將順見人有善則獎飾而宣播之

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產之子男子忠忠男子
之名也失其姓褒廣將順見人有善則獎飾而宣播之

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產之子男子忠忠男子
之名也失其姓褒廣將順見人有善則獎飾而宣播之

所謂褒廣也見人為善則因
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
咸陽趙欽臨之子昭儀之弟
如縣東漢以後俱仍舊隋省之
遼西郡西漢所置治東

書法 於是解光奏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故免
徒欽非欽罪也其書以罪何罪欽所以罪昭儀

與也

以傳喜為大司馬考異 當書以傳太后從 ○秋九月隕石

于虞二集覽 虞州之北虞城縣古虞國也 質實 一統志云

名屬梁國後魏屬沛郡北齊省隋復置屬宋州唐置東虞
州尋廢改縣曰虞城五代梁置輝州宋廢以縣屬宋州後
屬應天府金廢元復置屬東平後屬
濟寧路 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 正月書隕石矣於是再見綱目書隕石十有
二詳秦始皇三十六年一歲再書者此而已

○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
定陶潘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
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
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
禮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并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
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
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
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
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
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為人後
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
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
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
由是寢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
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

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交易丹老人忘其
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章丁傳子第
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
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此發
債蕙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
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
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讓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
君耻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
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
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
國黃苟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
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賜丹爵
關內侯 **集覽** 稱皇之意宜稱副皇字意義尊無二上
記魯
無二月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又坊記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尸服
尸主也炔古惠反丹經行師丹之經術德行策免策王言
名也炔古惠反丹經行師丹之經術德行策免策王言
也免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凡立皇后皇太
子封諸王納嬪妃拜免三公宰相臨軒策命則用之中

書令讀侍郎持授之未忍考于理謂不忍考竟其罪而
盡理也黃苟老人之稱也詩南山有臺篇遐不黃苟文
公集傳曰黃老人髮復黃也 **正誤** 其尸服以士服今按
奇老人面凍黎色如浮垢也 **正誤** 古者祭祀必有尸尸
神象也士服字猶衣去殼也謂以士服服其尸也禮記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則士
服注云祭用生者之禮盡子職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
若如集覽之說則是天子諸侯主祭者服士之服可乎
未忍考于理今按理法 **質實** 屬渤海郡東漢省之故城
也未忍考致于法也 **質實** 屬渤海郡東漢省之故城
在河間府南皮縣東南三十
里俗名思鄉城亦名西鄉城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
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
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
並事元帝為使仔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傳健仔等

皆驚走馮使行直前當然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
而止妾恐然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傳
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
治馮太后女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
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解立曰無之上殿何其勇
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
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弟宜卿侯參召詣廷尉亦
自殺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
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
絀參終不改其操且死嘆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馮氏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
覆治傳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
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
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集覽**胥病青妖病也李奇曰
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集覽**內妖曰青外妖曰祥數
禱祠解禮小宗伯禱詞于上下神示注云求福曰禱得
求曰祠史昭通鑑釋文曰解音懈除也類數禱祠祈病
除也**狂易病**患病狂易也三輔黃圖云未央宮中有非
常室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絳衣小冠帶劍入

非常室中召前殿署長葉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必
縛考問乃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
注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誰以誰何稱曰用為官名有
大誰長令此幸者長所領士卒也狂易者病狂而變易
其常也**中謁者令**後百官志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
主報中章此乃中語乃中猶言彼中謂此語必傳太后
在彼說也**前世事**謂直前**正誤**數禱祠解今按此為解
當能之事乃是元帝世事**實實**孫寶穎川鄆
作上聲此乃中語今按馮太后當熊**實實**孫寶穎川鄆
之事外人不知此乃宮中之言語也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
故者必有其故於是任其咎者矣

丙辰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

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博驕奢皆嫉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稱尊號喜與
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追傳

太后先免師丹以威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傳異連結
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御史大夫官既罷
議者多以為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
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奏言故事
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
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
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
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夏遣高武侯博喜就國

集覽

中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傳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傳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
朱博為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
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
言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
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集覽 鼓妖鴻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
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質實

楊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傳氏為帝太
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帝太太后稱永信
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傳太后既
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傳為公卿列侯
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
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
天下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
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

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陛下
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
為成侯 **集覽** 延陵成侯 **質實** 楊宣什

罷州牧復置刺史

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 **集覽** 秩真二千石注見
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集覽** 宣帝地節二年良
二千石以高第補以二千石高第者補九
卿之缺索隱曰高第謂才優而品第高也

六月太后丁氏崩

詔合葬
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集覽

陳聖劉陳本
舜後葬自稱

陳之後故謬語以明當篡立
也又曰敷陳聖劉之德也

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
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書法

改元不書所改此其書太初何遄罷之也遄罷
之則如勿書惑於賀良之言以是為可譏也况

武帝嘗改太初
乎故并更號書

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

易號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
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安國
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
下獄 **質實** 夏賀良南
伏誅 **質實** 陽宛人

書法

綱目抑左道於異
端必以伏誅書之

發明

甚矣天道幽速未易言也自秦人奏錄圖書斥
逐匈奴而不知亡秦之實在於胡亥蓋天命所

在雖或間見一班要之未易窺測且如泰山五石僵
柳復起自後人觀之曉然知其為宣帝受命之符而
在當時則莫之識也今為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夏賀
良等所言未為無見而欲改元易號以厭之是天道
可以人勝矣賀良之死與睡孟何異然睡孟畧而不
書者其言不見於施行也既書伏誅則賀良等罪
夫復何詞後之欲推測天
命者見此可以少鑒矣

畫復諸神祠

上以寢疾畫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
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戒死論

傳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
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决得
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
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
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玄
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

分之一假謂者節召丞

相要要平

質實

一統志云

陽鄉漢之

縣名屬涿郡晉改為長鄉縣齊
省入涿郡故城在順天府西南

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以冬月旦故
賜爵關內侯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疆起受印為
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
不起所以為子孫也
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有星孛于河鼓

集覽

河鼓索隱曰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孫
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

或名河鼓為牽牛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
天子三將軍中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
右將軍占明大光澤將軍有
功吉動搖差戾將軍失計也
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

巳丁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亦安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崇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正事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小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節死義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卑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閤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受其死臨事

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蒲昌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覽命卿正卿也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注見景

帝後三年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群下也前蘇令

等縱橫句絕蘇令山陽鐵官徒也縱橫恣縱疆橫也先

於成帝求始三年作亂伏誅威權素奪平常不以威權

假守相故縱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慰厚慰勞厚釀也留

中為句謂留其効事之章於宮中而不下會赦壹解句

絕偶值赦宥則一切解釋蘇令發發謂初起為盜時蓋

屋縣名屬京兆今鳳翔府蓋屋縣山曲曰蓋水曲曰屋

因以名縣蓋張質實縣名屬右扶風山曲曰蓋水曲曰屋

流反屋陟栗反質實縣名屬右扶風山曲曰蓋水曲曰屋

於此置恒州後置周南郡隋廢郡以縣屬京兆唐改宜

壽縣至德初復為蓋屋縣天復初屬鳳翔府宋因之金

置恒州元省州以縣屬安西路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息夫躬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履草如馳道狀又鄒山石轉立東平

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

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

被疾多所惡速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

守弘躬皆集覽無鹽注見秦二世三年馳道注見秦始

光祿大夫集覽皇二七年鄒山晉灼曰漢書作報山

類師古曰報山山名古作報字為其質實一統志云無

形似鄒耳上變事告注見高帝九年質實鹽古國名漢

置無鹽縣屬東平郡後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三

十里危山危一作峽在東平州北五里漢東平憲王墓

在焉鄒山鄒一作報在東平州北二十里山形

似鄒故名漢東平思王墓在焉息夫躬河陽人

書法泰山石立宣帝之祥歟終綱目書石立二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擗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

母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奔馳經歷郡

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集覽持橐或

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集覽一枚橐禾

稗也行西王母籌西王母元夜行持更者通鑑釋文擗麻

封傳商為汝昌侯

考異此亦當書封傳

上欲封傳太后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漢書卷之四十四

四十五

卷之四十四

四十五

書法

綱目書訛言三成帝建始三年是

發明

文景武宣之際非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

政外家治道顛錯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哀帝承緒

政事愈益乖舛至是又有訛言行籌之異此皆人情

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即綱目之

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觀矣

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
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顛制邪上遂

質實

鄭崇高
密人

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
朝廷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
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
庫禁兵上方珠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
東園秘器珠襦玉柩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
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
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織
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中
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集覽

便辟書曰

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案區皇后崩斂以東園畫梓壽
器注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為棺器又表逢卒賜以朱
畫秘器漢書音義曰秘器棺也朱硃畫之見兩漢博
聞珠襦玉柩襦汝朱反短衣也柩匣通顏師古曰漢舊
儀帝崩珍以珠纏以下玉為柩長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纏
以黃金縷西京雜記曰匣有蛟龍鸞鳳龜麟之象謂之蛟
龍玉匣晏公類要曰柩上九竅加以黃金則死者不朽
故赤眉陷長安發掘諸陵所發有正
柩斂者皆如生

賜董賢爵關內侯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傳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
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
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
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
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明正其義乃加爵
士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前
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
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廷材駕不稱死有餘

責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集覽夫躬等告

東平王事本因宋弘以聞今於本章內除去宋弘名而改作董賢名纂評暴音僕暴露其事而評論當否

夏六月尊帝太后傳氏為皇太后○秋八月封董賢

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

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友目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

以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

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

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

上隆不悅頃之傳太后賤賈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

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集覽母將隆母將復

定陶王居國邸故上思而宥之集覽姓隆名也母音

父母之母比度蘇林曰謂用度皆出大司農方伯記王

制千里之外設方伯禮大宗伯曰九命作伯注長諸侯

為方伯弄臣弄戲也顏師古曰謂狎褻無閑大體契國

威器契詰結反缺也缺國家威器而反備其私家前有

安國之言母將隆先於成帝時魯奏言正誤母將隆今

氏急就章母質實武庫注見景帝三年母將隆東海

書法

傳商外戚疏屬也董賢諛佞幸臣也孫寵息夫

孫寶以救直臣免母將隆以矯奢僭逐觀綱目

諫大夫鮑宣上書

所書如此而欲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

日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
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
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
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
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
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
人反感今人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
吏取受三也豪彊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酷吏毆殺一
六也盜賊劫略七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
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
相殘五也歲惡饑饉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
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欲望刑措
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
尊官食重祿豈肯加悞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
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
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天下乃皇天之天
下也陛下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何獨私養外親幸
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
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非
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

下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
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
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
任陛下尚能容之功德者甚衆魯不能忍武等邪治天
下者當用天下之為心不得自專快意集覽敦外親
而已也宣語錄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集覽敦外親
之也共承天地仲馮曰共如字讀或讀曰恭稱賓客稱
去聲惟務稱慚賓客所求尸祿爾雅曰尸職主也尸祿
猶言尸位謂衣穿破而有孔竅也大萬猶言鉅萬也漿酒
通作孔謂衣穿破而有孔竅也大萬猶言鉅萬也漿酒
藿肉藿豆葉也劉德曰謂視酒如漿質實鮑宣渤海
比肉如藿令休令其休間而就師傳質實鮑宣渤海
書法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
也常事不書此書上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
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喜武
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上
書四詳秦初甲子年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初甲子年
四九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
人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詐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上書
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求朝國家辭
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
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然不敢窺西河以高
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恃慢及
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武設馬邑之推欲誘匈奴徒
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
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
窳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稍臣也夫前以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
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
以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鴻恩博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欲朝不距不亂不疆何者匈奴天性忿鷙形容
魁健負力怙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功傾國
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如此

之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識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
雖費不得已者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
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
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其書而
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集覽 後上遊來厭人服虔曰游
曰上游顏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也
索隱曰厭益涉反勝也府帑帑音奴又音儻帑藏稱府
財物之所聚二者皆微微精妙也謂此二說皆微妙于
武設馬邑之權武帝使馬邑人聶翁一誘置單于單于
疑之而還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一年狼望匈奴中地
名廬山廬一作廬廬胸山也廬胸注見武帝太初三
年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邪時遮反或音耶宣帝五鳳
元年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其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
武建武中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忿
鷙忿恚鷙狠也後書杜詩傳湯武無忿鷙之師注鷙擊

也尼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魁健魁大而疆健辯者擊辯者謂使者也轂車輻所奏也言使者衆多交馳於路其轂相擊邊萌史記三正世家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毗韋昭曰毗民也郭璞注三蒼云邊人曰毗項羽傳陳涉毗隸之人如淳曰毗古文萌字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傳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為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壹疆東結單于遣子徃侍恐其合執以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壹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境憂也躬曰臣為國家萬世慮而

祿欲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罷群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天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天神明而可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傳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少欲賞賜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帝深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十萬雖遭凶年加有羌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好詩書尚節儉徵來所過稱頌德美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

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為
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
三官猶不至此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內田之
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
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能
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
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
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
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
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
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周
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君鄭之危春秋災異以指象
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
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
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
可間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
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瞻象如此殆不在前後
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前後
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見則以為可願陛下

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
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
相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寬訟莽者百數至
是賢良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於是徵莽還侍太后
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集覽**馮貴人以身當熊事詳
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見**建平元年少府水衡
見錢多元帝時賞賜節約故多有見錢少府注見秦二
世元年水衡注見元帝初元元年徵來所過過平聲謂
帝初被徵召入朝來時所經過處**比**當作為句比毘至
反案王嘉本傳比比當作注比比猶言頻頻也**鄧通**文
帝之幸臣**韓嫣**武帝之幸臣**禮明**三從母必繫子記郊
特牲篇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鄭
玄注從者謂順其教令也又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從
人者也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
專行必有從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春
秋鄭武公伯爵國故曰鄭伯隨姜氏中國女武公娶之曰
武姜生莊公及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
叔段遂反兵敗奔共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
之危襄王之後母惠后生叔帶叔帶自立晉文公誅之指
狄人兵入周襄王出居鄭叔帶遂自立晉文公誅之指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紀五十二
五十二

象言天象之變震為一句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謂父苟有非子亦從之是成父不義也理所不可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善是也以閔子騫執守禮體不苟且於從親為是念邑非之念通作憤薄也邑於邑也漢書成贊之可為於邑注於邑短氣也邑如字又烏合反於又音烏非之言其正誤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不是也鏡見猶言鑑察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後母衣所生子以綿絮損以蘆花絮父察知之欲出後妻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乃止疑即此事謂不從父母命出母也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念邑非之今按文選註猶歎息也楚辭邑質實社鄰內黃人

作邑

質實

社鄰內

黃人

書法

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是故哀帝用丁傅而是日日食桓

帝微行而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隋文帝立晉王廣而為世戒也終綱目天地之變書是日三而已是年桓帝元嘉元年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發明

方書以傳晏丁明為大司馬即書是日日食而及哉亦譏之也

能罷晏就第果何

皇太后傳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傳皇后

考異

提要書

孝元皇后

質實

渭陵注見成

書法

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譏也曷為譏之以藩妾合葬非古也故特書地是故宣后許氏以不

合葬則葬書地本始三年哀太后傳氏以藩妾則葬書地是年和平二年梁氏以妾母則葬書地永九年桓后梁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唐太后武氏以罪人則葬書地延熹二年和平二年唐太后武氏以罪人則葬書

地中宗神龍元年憲后郭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宣宗太中二年皆譏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然則葬書

地多矣未有書號某后者此其書孝元傳皇后何譏之譏也卑其祖矣自是又有尊薄太后為高皇后之

書哀不足責也世祖亦然惜哉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得有父安者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集覽子訛相驚子謂黎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民也去年閏東民無故驚走記言行西王母籌日食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之始月之始日之始王嘉本傳作三朝注歲月日之朝也白虹貫日虹蟬也沈存中曰孫奇先云虹雨中日也日照雨即有之七國時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過

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虹為之貫日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也順帝時白虹貫日即顛上章云凡日傍氣質實彭宣陽色白而純者名為白虹貫日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倭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冤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為可許上以為顧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為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孔

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詔獄少府猛等
 以為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罪惡雖著括
 髮關械裸躬受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從光議詔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史涕泣和藥進嘉曰
 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杯
 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
 示萬眾丞相豈見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出見使者再
 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詣廷尉廷尉收嘉印綬縛
 致都船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關公卿示重
 慎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
 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罪猶當有以
 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
 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
 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

集覽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服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
 命有德也蔡氏傳曰五服者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
 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而章顯之
 譚姓名后稷生不密不密生鞠以有文在其手曰鞠其

支孫因氏馬風俗通曰鞠譚或為麴氏音訛轉耳幸雲
 踰冬案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哀帝謂梁相意欲東平
 王雲幸而過冬庶可原其罪也中朝漢書注孟康曰中
 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
 為中朝丞相已下為外朝仲馮曰案文則中丞皆中朝
 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括髮關械括結也
 械程楷也關猶言貫也結其髮以貫囚械三公自成帝
 時以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去蓋不冠蓋繼也
 去上聲除去之也冠自因其首也都船百官表執金
 吾屬官有都船都船武軍有三丞掌徽循京師欲關公
 卿示重慎為句本欲關白公卿以示其重厚謹慎猶當
 有以負國如此則君為無罪矣如何先自當以負國之
 罪賢不肖主名句絕問
 其人名賢與不肖謂誰

書法 於是嘉不食死爾其書殺何甚漢也綱目之法
 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姓書

之殺

發明

王嘉為相垂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孫
 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不翅心

腹嘉之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而不復亦何益哉綱目書官書爵書殺亦以深惜之也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

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權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

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

相自言又守闕上集覽行園陵山下孟反巡視也帝王書上竟抵宣罪所葬曰山陵又禮記葬于園張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

書法

丁明爾其以無罪書之何明聞嘉死而憐之上恨之遂策免則免不以罪也故雖丁明為免不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為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

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通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

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

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闕為中常侍闕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

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闕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闕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庭之文非三公故事

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闕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胡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圖

其本不勤遠畧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集覽

西域凡五十國司馬彪續漢書曰西域初有三十六國其後稍

分至哀平時凡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以問譯為句譯通四夷之言者周禮象胥掌傳王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書法

罷三公官甫四年耳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

在丞相下武帝始置大司馬然大司馬太尉未嘗並置則大司馬猶太尉也故霍光為大司馬矣而其召議必以丞相為首元平之奏亦必先丞相啟而後及光哀帝之初師丹始為大司馬後乃用為大司空是三公之序固有常矣今也欲尊重董賢遂復二公而升大司馬於大司徒之上狗私情亂舊章謂之何哉

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閔出閣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藏誼譁道路不

集覽

奉朝請孟康曰律春

質實

蕭咸東海蘭陵人

古諸侯朝聘之禮請才性反晉職官志曰奉朝請本不為官無負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丁傳謂丁姬傳太后之族

故三人者雖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

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而愧孔彭也

發明 三公分職是矣然皆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

○六月帝崩

直筆書之不待 貶黜惡自見矣

帝曙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

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諛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集覽 帝宣帝為法則 賀善贊曰哀帝初政清明多可紀者自七月而

書法 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綱目所書封誅拜斥

凡二十八其十七皆為傳太后惡傳喜也遣王根就

怒也 以師丹為大司馬以太后惡傳喜也遣王根就

國免王况庶人欲專用丁傳也免大司馬空丹以不可

尊號也 殺馮太后及其弟參以太后舊怨也免大司

空喜亦以不可尊號也 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

大司馬以共謀尊號事也 遣傳喜歸國以太后怨也

免丞相光庶人以忤太后也 以朱博為丞相以成尊

號也 免丹為庶人遣王莽就國以抑貶尊號也丞相

博自殺趙玄咸死論以太后怨傳喜也封傳商侯以

太后怒也 其不為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而

後以至於終所書封拜誅斥凡十九其十一皆為董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左遷母將隆以不子董賢兵伏也 殺王嘉以還封賢

詔書也 策免丁明以憐王嘉也 書賜爵關內侯書封

高安等三侯書以為大司馬書正三公分職皆為董

賢也 其不為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輟轉是

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

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

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

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黃

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

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即

關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
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

財四十三萬萬父集覽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大行
恭與家屬徒合浦注見昭帝元平元年發兵符節

兵符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節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
中黃門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期門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期門實一統志云合浦漢之縣名屬合浦郡隋屬合
郎唐屬廉州宋開寶間省封山蔡龍大廉三

縣入焉元仍舊本朝初省入
石康縣後復置改屬廉州府

書法於是策收賢印綬不書罪之也莽以太后詔罷之則
其不書何賢罪大矣以為其罷也自取之

耳至以莽為大司馬然後書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

幾危杜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
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

太皇太后自用莽為
大司馬領尚書事

書法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
之是故封新都侯則書太后弟也為大司馬則

皇帝則亦書太皇太后詔所歸其責於太后也

發明不直曰以莽為大司馬而必揭太皇太后書之
者明莽之得權由太皇太后授之也他日投壘

於地果
何及乎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
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書法孰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未有不書
迎之者恒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

病已蒙上文率群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
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皇太后以王莽

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則亦
蒙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箕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紀五十四
五十四

子於哀帝第也兩漢書迎立十詳呂氏卒
酉年終綱目書為嗣二箕子唐豫王旦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
專寵錮寢殘戒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集覽

錮寢錮禁錮也錮
寢專房之義也

書法綱目太后書貶一而已
矣傳丁書追貶不與焉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傳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

為丁姬

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
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傳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
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不
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
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

王母丁太后
號曰丁姬

書法

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某宮者順辭也遷太后于
某宮者逆辭也傳后未聞失德也而徙之逆矣
其曰孝哀皇后則不以為母
云耳至廢就其園自殺甚哉

以甄邯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

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
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說者皆傳致其
罪為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輒可
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
子武父為佞邪奪爵母將隆前治中山獄寃陷無辜張
由誣告骨肉史立丁玄階人入大辟趙昌諧害鄭崇皆
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車
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
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
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世比世無

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
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
已遣立莽之所以賜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
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
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
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
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

集覽

傳致其罪漢書傳讀曰附

於罪狀武父董宏之子名也父音甫張由誣告骨肉張
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誣告馮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事
在建平元年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

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
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
居國數年覺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年九歲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書法

特筆也書百官總已以聽始此終綱目書總已

永熙元年楊駿惟鄧彪無責焉

發明

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

矣覆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官為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
徙光為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以馬官為**集覽**供養行內供養並去聲顏師古曰行
大司徒內謂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誤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今按此說非也行內署門戶五字當為一句行去聲巡視也謂巡

察內署之門戶也省息質實馬官東海戚人

冬十月葬義陵質實一統志云義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八里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

以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

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考證當作王莽自為太傅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

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

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

光王莽甄豐甄邯共定策令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

為少傅即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宜以太保豐

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

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皇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宗室群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後

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

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

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

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

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

酉辛

也行內署門戶五字當為一句行去聲巡視也謂巡

察內署之門戶也省息質實馬官東海戚人

冬十月葬義陵質實一統志云義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八里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

以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

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考證當作王莽自為太傅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

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

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

光王莽甄豐甄邯共定策令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

為少傅即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宜以太保豐

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

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皇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宗室群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後

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

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

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

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

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

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玄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

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本紀及諸侯王表梁孝王玄孫

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術胸鞮單于云鳥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魯孫是也然案爾雅魯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符也仍耳聲相近蓋

質實

一統志云承陽漢之縣名屬長沙府西一百里

置義和官

義和官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

○夏五月朔日食○拜

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考異

帝字羨按順帝未建一年書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

后質帝本初元年書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皆無帝字建寧元年書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皆無帝字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漢家之制雖剛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宜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莽令太后詔剛

質實

由屠剛茂陵人

封公子寬為褒魯侯孔均為褒成侯

質實

孔均魯人孔子十六世孫褒成

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寬魯頃公之後也

書法

奉周公孔子也奉周孔乃始此自是終綱目書崇孔子者六是年昭烈帝章武元年魏封孔羨

宗聖侯宋癸丑年元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齊士申年魏修周孔之祀齊乙亥年魏封孔子後為崇聖侯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集覽

黃支南方遠國名在日南

成

之南去長安二萬里

越嵩郡上黃龍游江中

質實

越嵩郡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卽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効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

書法

上者何疑辭也若曰其所上之辭云爾終綱目書龍十三詳惠帝二年惟此書上桓帝永康元年

年書言皆疑之辭也

帝更名行

集覽

行苦旦反

○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

王莽曰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二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

皆效慕焉

隕石于鉅鹿二

質實

鉅鹿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

○大夫龔勝邴漢罷

歸考異

提要漏歸字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順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

集覽

邴漢姓名邴音丙

書法

有書請謝何直書罷歸見二子之勇退也知幾其神乎二子之謂矣終綱目直書罷歸者一而已

神乎二子之謂矣終綱目直書罷歸者一而已

發明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當是時也莽

之蓋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三公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既無所用其力獨有從容引

退庶幾保全臣節爾綱目於此不曰罷大夫龔勝耶漢而曰大夫龔勝耶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為矣

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覽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須卜虜復姓居次云其姓名乃王昭君之女也次音徐連反風俗通云匈奴貴姓有

須卜氏索隱曰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漢書云須卜氏常與單于為婚姻

頒四條於匈奴

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堯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上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丞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丞宣帝所為約束付丞

封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說白遣使答諭厚賜焉

覽車師後王姑句車師西域國名有前王後王名姑句即前王之父也句音鈞注見武帝元鼎二年車

師前王庭去胡來王唐堯去胡來西域國名唐堯其王之名也或曰唐堯本其國之號今號曰去胡來者義取

去胡而來降漢也丞封丞胡岳反匱也東篋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七終

